續世說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續世說

(一)

孔平仲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守山閣叢書及粵雅堂叢書皆收有此書守山本源自宋沅州公庫使本校讎亦較精審故據以排印

續世說序

史書之傳信矣。然浩博而難觀。諸子百家之小說。誠可悅目。往往或失之誣。要而不煩。信而可考。其世說之題歟。舊本分纂前言以爲要覽。略而未備。爰有博雅君子。倣而增廣之。此續世說之所以作也。學士孔君毅甫（平仲）囊括諸史。派引羣義。疏剔繁辭。揆敍名理。釐爲十二卷。可謂發史氏之英華。便學者之觀覽。豈曰小補之哉。惜其書成未及刊行。轉相傳寫。不無烏焉成馬之弊。今茲善本。從義郎李君敏得之於前靖守王君（長孺）相與鏤板而藏焉。王親受於孔。知其不謬。李今爲沅人。徒有其本而所傳蓋未廣也。紹興丁丑春。維陽王公無染（灝）守沅之明年。郡學鼎新。人材益進。嘗顧謂僚佐曰。沅爲郡僻遠。史書尤不易備。會史之要莫善於世說。續又盡善也。俄李氏以其書板來售。卽加是正。復命鏤刻。以補其不足。將俾人得其傳。其利溥哉。此書載言行美惡區以別之。學者博古考類。擇善而從。去古人何必有間。不但資談說而已。然後知公措意豈苟然哉。後之爲政者。能謹其藏。勿靳其傳。是亦公之用心也。三月初一日。長沙秦果序。

續世說卷第一

宋孔平仲撰

金山錢熙祚錄之校

德行

言語

德行

梁劉遵爲皇太子、中庶子卒、太子深悼惜之。與其從兄孝儀令曰。賢從弟中庶、孝友淳深、立身貞固。內含玉潤、外表瀾清。言行相符、終始如一。文史該富、琬炎爲心。辭章博贍、○原作該博、據南史改。元黃成采。既以鳴謙表性、又以難進自居。益者三友、此實其人。及宏道下邑、未申善政、而能使人結去思、野多馴翟、此亦威鳳一羽、足以驗其五德。

梁明山賓性篤實。嘗乏困、貨所乘牛。既售錢、乃謂買主曰。此牛經患漏蹄、療差已久。恐後脫發無容不相語。買主遽追取錢。處士阮孝緒聞之。嘆曰。此言足使澆淳反朴、激薄停澆矣。

梁庾域母好鶴唳、域孜孜營求。一旦雙鶴來下、人以爲孝感。子子輿亦有孝行。父卒於蜀、子輿奉喪歸至巴東灩澦石瞿塘大灘。秋水猶壯、子輿撫心長號。其夜五更。水忽退減、安流南下。及度水壯如舊。時人爲之語曰。灩澦如蠏本不通。瞿塘水退爲庾公。

梁顧協、清介有志操。初爲廷尉正、冬服單薄。寺卿蔡法度欲解襦與之、憚其清嚴、不敢發口。謂人曰。我頿解身上襦與顧郎、顧郎難衣食者、竟不敢以遺之。

宋甄彬有行誼、常以一束苧就州長沙寺庫質錢。後贖苧還、於苧束中得金五兩、以手巾裹之、彬送還寺庫寺僧以半與彬、堅然不受。曰五月披羊裘而負薪、豈受遺金者邪。

宋郭世通於山陰市物貨、誤得一千錢。當時不覺、分背方悟、追還本主。錢主驚歎、以半與之。世通委之而去。

唐河間王孝恭、次子晦、私第有樓、下臨酒肆。其人嘗候晦言曰。微賤之人、雖禮所不及。然家有長幼、不欲外人窺之。家迫明公之樓、出入非便。請從此辭。晦卽日毀其樓。

温大雅改葬祖父。筮者曰。葬於此地、害兄而福弟。大雅曰。若得家弟永康、我將含笑入地。葬訖、歲餘卒。弟彦博官至端揆。年六十四、大有爲中書侍郎。

陳叔達賜食於御前、得蒲萄執而不食。高祖問其故、對曰。臣母患口乾、求之不能致、欲歸以遺母。高祖愴然流涕曰。卿有母可遺乎。因賜物百段。

霍王元軌、高祖之第十四子。魏徵與之言、未嘗不自失也。爲徐州刺史、與處士劉元平爲布衣之交。或問元平王之所長。答曰。無長。人問其故。元平曰。夫人有短、所以見長。至於霍王、無所不備。吾何以稱之。

太宗謂虞世南有五絕。一德行。二忠直。三博學。四文詞。五書翰。

薛元敬與伯收族兄德音齊名、時人謂之河東三鳳。收爲長離、德音爲鸑鷟、元敬年最小、爲鵷鶵。天策府參軍、兼記室。時房杜處腹心之寄、深相友託。元敬畏於權勢、竟不至狎。如晦常云、小記室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疎。

崔仁師治青州逆獄、惟坐魁首十餘人、餘皆原免。勅使至青州、更訊諸囚。咸曰、崔公仁恕、皆無異詞。又刑部以賊盜律反逆緣坐兄弟沒官爲輕、請改從死。仁師駁議、以爲父子天屬、兄弟同氣、誅其父子、足累其心。此而不顧、何愛兄弟。竟從仁師之議。

唐臨爲萬泉丞、有輕囚十數人、會春暮時雨、臨令歸耕種、與之約、令事已自歸。令爭之。臨曰、請自當其罪。令在假、臨出囚、囚皆感恩貸至時畢集詣獄。臨由是知名。後爲大理卿。高宗親錄死囚、前卿所斷者、叫號稱冤。臨所入者、獨無言。帝怪問狀。囚曰、唐卿所斷、既非冤濫、所以絕意爾。帝嘆曰、爲獄者不當如此耶。

張文瓘爲大理卿、嘗有疾、諸囚相與齋禱、願其視事。當時咸稱執法平恕。上元二年、文瓘拜侍中。諸囚聞改官、一時慟哭。其感人心如此。

徐有功爲蒲州司法、吏人感其恩信、相約曰、若犯徐司法杖、衆必斥罰之。由是爭用命、終於代滿、不戮一人。時周興嗣來俊臣用事、有功爲理官、以執改枉獄、前後三經斷死、而執志不渝。酷吏爲之少衰。時人比之于張焉。或曰、若獄官皆然、刑措何遠。

陸象先清淨寡慾、不以細務介意。言論高遠、雅爲時賢所服。崔湜每謂人曰、陸公加於人一等矣。太平公

主用事、宰相岑羲蕭至忠崔湜咸傾附之。唯象先孤立、未嘗造請。亦以免禍。

狄仁傑爲幷州法曹、有同府法曹鄭崇質母老且病、當使絕域。仁傑曰。太夫人有疾、而公遠使、豈可貽親萬里之憂。乃詣長史藺仁基請代崇質行。時仁基與司馬李孝廉不協、因謂曰。吾等獨無愧耶。相待如賓。後爲平章事。則天謂曰。卿在汝南時、有譖卿者、欲知其人乎。仁傑謝曰。陛下以臣爲過、臣當改之。陛下明臣無過、臣之幸也。不願知譖者、則天歎息。

杜暹弱冠便自誓、不受親友贈遺、以終其身。及卒。尚書省及故吏賻贈者、其子孝友、遵其素約、皆拒而不受。

嗣皋爲安祿山從事、察祿山有異志、欲潛去、又慮禍及老母。天寶十四年、祿山使皋獻戎俘于京師、過陳昌。福昌尉仲蓼皋妹壻也。密以計約之。比至河陽、詐以疾亟召蓼。蓼至、皋示已瞎、瞪瞢而瞑。蓼乃勉哀而哭、手自呛襲。既逸皋而葬其棺、人無知者。從吏以詔書還、皋母初不知。聞皋之死、慟哭傷行路。祿山不疑其詐死、許其母歸。皋時微服匿跡、候母於淇門。既得侍其母、乃奉母晝夜南去。及渡江、祿山已反矣。由是名聞天下。其子德輿爲相。

涇師作亂、駕幸奉天。兵部侍郎劉迺臥疾在私第、賊泚遣使以甘言誘之。迺稱疾篤。又令其僞宰相蔣鎮日來招誘。迺託癰疾、炙灼徧身。鎮再至、知不可劫脅。歎息曰。鎮亦嘗忝列曹郎、苟不能死、以至於斯、寧以自辱羶腥、復欲汙穢賢哲乎。歔欷而退。迺聞駕再幸梁州、搏膺呼天、絕食而卒。

淮西之師、汴帥韓宏驕矜倜強、常倚賊勢索、朝廷姑息。惡李光顏力戰、陰圖撓屈。計無所施。遂舉大梁城、求得一美婦人、教以歌舞絃筦六博之藝、飾之以珠翠金玉衣服之具。計費數百、乃命使者送遺光顏、冀光顏一見悅惑、○原作感惑。據津逮秘書本改。而怠於軍政也。使者卽賫書先造光顏壘曰。本使令公憂公暴露、欲進一妓以慰公征役之思。光顏曰。今日已暮、明旦納焉。詰朝、光顏乃大宴軍士。三軍咸集。命使者進妓。妓至、則容止端麗、殆非人間所有。一座皆驚。光顏謂來使曰。令公憐光顏離家室久、捨美妓見贈、誠有以荷德也。然光顏受國家恩深、誓不與逆賊同生日月下。今戰卒數萬、皆棄妻子、蹈白刃。光顏柰何獨以女色爲樂。言訖、泣涕嗚咽、堂下兵士數萬皆感激流涕。乃厚以縑帛酬其來使、俾領其妓自席上而迴。自此兵衆彌加激勵。

柳公綽丁母崔夫人之喪、三年不沐浴。事繼母薛氏三十年。姻戚不知公綽非薛氏所生。

柳仲郢爲牛僧孺辟客。李德裕知其無私、奏爲京兆尹。仲郢謝曰。自不期太尉恩奬及此。仰報盛德、敢不如奇章公門館。德裕不以爲嫌。仲郢常感德裕之知。大中朝、李氏無祿仕者。仲郢領鹽鐵時、德裕兄子從質爲推官。知蘇州院事。令以祿利贍南宅。令狐綯爲宰相、不悅。仲郢與綯書曰。任安不去、常自愧於昔人。吳詠自裁、亦何施於今日。李太尉受責既久、其家已空。遂絕蒸嘗、誠增痛惻。綯深歎、與從質正員官。

徐晦爲楊憑所薦、憑貶臨賀尉、交親無敢祖送者。晦送至藍田、時權德輿爲相、與憑交分最深、聞晦之行、

謂晦曰。無乃爲累乎。晦曰。布衣受楊公之眷、方茲流播、何忍不送。如相公宅日爲奸邪所譖、失意於外、晦安得與相公輕別。德輿稱之於朝中丞李夷簡請晦爲監察。曰。聞公送楊臨賀、肯負國乎。

任迪簡爲李景略判官、性厚重。嘗有軍晏行酒者、誤以醯進。迪簡以景略性嚴、勉爲盡之。歸而嘔血。軍士聞之、泣下。及景略卒、軍士皆曰。判官仁者、奉以爲帥。

王義方坐與刑部尚書張亮交通、貶儋州吉安丞。貞觀二十三年、改洹水丞。時張亮兄子皎配流在崖州、來依義方而卒。臨終託以妻子及致屍還鄉。義方與皎妻自誓於海神、使奴負柩、令皎妻抱其赤子、乘義方之馬、徒步而還。先之原武葬皎、白告張亮、送皎妻子歸家、乃之洹水。

元德秀字紫芝、以不及親在而娶、終身不婚。曰。兄有子以祀先人矣。先是兄子無乳媪、德秀自乳之數日、潸流。兄子能食、乃止。其後兄子婚娶以家貧、無以爲禮。求爲魯山令、以誠信化、秩滿、結廬陸渾山、有長往之志。屬歲飢、庖廚不爨、彈琴讀書、怡然自得。房琯每見德秀歎息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及卒、門人相與謚爲文行先生。

元德秀爲魯山令。有盜繫獄。會縣界有虎暴、盜請殺虎贖罪。德秀許之。胥吏爭曰。盜詭計苟免、擅放官司囚、恐爲累也。德秀曰。吾不欲負約。如有累、吾自當之。即破械出之。明日、盜負虎而還。

後唐刑部侍郎鄭韜光、字龍府。自襁褓迨于懸車、凡事十一君、越七十載。所在無官謗、無私過。三持使節。不辱君命。士無賢不肖、皆恭已接納。晚年背傴。時人咸曰。鄭傴不迂。平生交友之中、無怨隙。親族之間無

愛憎恬和自如性尙平簡及致政歸洛甚愜終焉之志卒年八十
後唐趙光逢幼嗜墳典動守規檢人目爲玉界尺弟光允爲平章事時謁問於私第語及政事它日光逢署其戶曰請不言中書事淸淨寡欲端默如此光逢兩登廊廟四退邱園百行五常不欺暗室搢紳咸仰以爲名教主

呂兗爲滄州節度判官劉守光攻陷滄州兗被擒族誅子琦年十五將就戮有趙玉者幽薊義士也久游兗門見琦臨危紿謂監刑者曰此子某之同氣也幸無濫焉乃引之俱去琦病足玉負之而行逾數百里變姓名乞食於路乃免於禍琦仕石晉至兵部侍郎高祖將以琦爲相忽遇疾而逝常以玉免已於難欲厚報之玉遇疾琦親爲扶持供其醫藥玉卒代其家營葬事玉之子曰文度旣孤而幼琦誨之甚篤及其成人登進士第薦升官路琦之力也時議者以非玉之義不能存呂氏之嗣非琦之仁不能撫趙氏之孤惟仁義二公得之燕趙之士流爲美談

言語

宋武帝永初二年祀南郊大赦裴子野論曰夫郊祀天地修歲事也赦彼有罪夫何爲哉
魏羣臣請增京城及修宮室曰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又蕭何云天子以四海爲家不壯不麗無以重威魏主曰古人有言在德不在險屈丐蒸土築城而朕滅之豈在城也今天下未平方須民力士功之事朕所未爲蕭何之對非雅言也

宋孝武奢侈無度、多所造立。賦調繁嚴、徵役過苦。後廢帝卽位、悉皆削除。由紫極南北馳道之屬、皆被毀壞。自孝建以來至大明末、凡諸制度、無或存者。蔡興宗於坐慨然謂顏師伯曰。先帝雖非盛德、要以道終始。三年無改、古典所貴。今殯宮始徹、山陵未遠、而凡諸制度興造、不論是非、一皆刊削。雖復禪代、亦不至爾。天下有識者、○原本天譌、足據南史改。當以此窺人。師伯不能用其言。

周顒淸貧寡慾、終日食蔬。雖有妻子、獨處山舍。甚機辯。王儉問曰。卿山中何所食。答曰。赤米白鹽、綠葵紫蓼。文惠太子問顒菜食何味最勝。答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

梁何遠言不虛妄、蓋其天性。每戲語人云。卿能得我一妄語、則謝卿一縑。衆共伺之、不能記也。

顧歡黨道教、袁粲崇佛說。張融曰。道之與道、遙極無二。君見道士與道人戰儒墨、道人與道士論是非。昔有鴻飛天首、積遠難亮、越人以鴈鳧。楚人以爲乙。人自楚越、鴻常一爾。

周賀若敦以有怨言、爲宇文護所殺。臨刑、呼子弼謂曰。吾欲平江南、然心不果、汝當成吾志。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因引錐刺弼舌出血、誡以愼口。後弼果平陳。

唐太宗謂侍臣曰。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刻民以奉君、猶刻肉以充腹。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來、常由身出。夫欲盛則費廣、費廣則賦重、賦重則民愁、民愁則國危、國危則喪矣。朕常以此思之、故不敢縱欲也。

太宗時、有上書請去佞臣者。上問佞臣爲誰。對曰。臣居山澤、不能的知其人。願陛下與羣臣言、或陽怒以試之。彼執理不屈者、直臣也。畏威順旨者、佞臣也。太宗曰。君自爲詐、何以責臣下之直乎。朕方以至誠治天下、見前世帝王好以權譎小數接其臣下。常縞恥之。卿策雖善、朕不取也。

治書侍御史權萬紀上言。宣饒銀大發采之可得數百萬緡。上曰。朕貴爲天子、所乏者、非財也。但恨無嘉言可以利民爾。與其多得數百萬緡、何如得一賢才。卿未嘗進一賢退一不肖、而專言稅銀之利。昔堯舜抵璧於山、投珠於谷。漢之桓靈、乃聚錢爲私藏。卿欲以桓靈待我耶。是日黜萬紀使還家。

太宗指殿柱謂侍臣曰。治天下如建此屋。營搆既成、勿數改易。苟易一棱、正一瓦、錢履動搖、必有所損。若慕奇功變法度、不常其德、勞費寔多。

肅宗欲敕諸將克長安日發李林甫冢、焚骨揚灰。李泌曰。陛下方定天下、柰何讎死者。彼枯骨何知、徒示聖德之不宏爾。且方今從賊者、皆陛下之讎也。若聞此舉、恐阻其自新之心。上不悅曰。此賊昔日百方危朕、當是時、朕不保朝夕。朕之全、天幸爾。林甫亦惡卿、但未及害卿而死爾。柰何矜之。泌曰。臣非不知。所以言者、上皇有天下向五十年、太平娛樂。一朝失意、遠處巴蜀南方地惡。上皇春秋高、聞陛下此敕意必以爲韋妃之故、內慙不懌。萬一感憤成疾、是陛下以天下之大、不能安君親。言未畢、上流涕被面、降階仰天拜曰。朕不及此、是天使先生言之也。遂抱泌頸泣不已。

太宗幸翠微宮。房元齡在京城留守。太宗以李緯爲民部尚書。有自京師來者、太宗問曰。元齡聞李緯拜

尙書如何對曰元齡但云李緯好髭鬚更無它語太宗遽改授緯洛州刺史其爲當時準的如此

太宗謂侍臣曰朕每日坐朝欲出一語卽思此言於百姓有利益否所以不能多言杜正倫進曰君舉必書史記言動臣職當修起居注不敢不盡愚直若陛下一言乖於道理則千載累於聖德非直若陛下當今損於百姓願陛下愼之

魏徵謂太宗曰願陛下使臣爲良臣勿使臣爲忠臣帝曰忠良有異乎徵曰良臣稷契皐陶是也忠臣龍逢比干是也良臣使身獲美名君受顯號子孫長世福祿無疆忠臣身陷誅夷君陷大惡家國並喪空有其名以此言之相去遠矣帝深納其言

高宗責侍臣不進賢良衆皆莫對李安期對曰天下至廣非無英俊但比來公卿有所薦引卽遭謗訾以爲朋黨沈屈者未申而在位者已損所以人思苟免競爲緘默若陛下虛己招納務於搜訪不忌親讎惟能是用讒毀亦旣不入○原本旣譌能據舊唐書改誰敢不竭忠盡誠此事由陛下非臣等所能致也高宗深然其言

高宗謂侍臣曰朕思養人之道未得其要公等爲朕思之來濟對曰昔齊桓公出遊見老而飢寒者命賜之食老人曰願賜一國之飢者賜之衣曰願賜一國之寒者公曰寡人之廩府安足以周一國之飢寒老人曰君不奪農時則國人皆有餘食矣君不奪蠶妾則國人皆有餘衣矣故人君之養人在省其征役而已今山東役丁歲別數萬役之則人太勞取傭則人太費臣願陛下量公家所須外餘悉免之上從之

倘方盜裴匪躬、欲鬻苑中菓菜、收其利蘇良嗣爲西京留守、駁之曰、昔公儀相魯、拔葵去織、未聞萬乘之主、鬻果菜與下人爭利也、少府監裴匪舒善營利、奏賣苑中馬糞、歲得錢二十萬緡、上以問劉仁軌、對曰、利則厚矣、恐後代稱唐家賣馬糞、非佳名也、乃止、

馬周有機辯、能敷奏、太宗曰、我於馬周、暫不見、便思之、岑文本謂所親曰、吾見馬君論事多矣、援引事類、揚搉古今、舉要刪蕪、會文切理、一字不可加、一言不可減、聽之靡靡、令人忘倦、昔者蘇張終賈、正應此耳、

程名振奏對失旨、太宗動色詰之、名振酬對逾辯、太宗意解、謂左右曰、房元齡常在我前、每見別嘆餘人、顏色無主、名振平生不見我、何來責讓、而詞理縱橫、亦奇士也、擢爲右驍衞將軍、

劉仁軌平百濟、浮海西還、仁軌初次行、謂人曰、天將富貴此公耳、於司請歷日一卷、幷七廟諱、入怪其故、答曰、擬削平遼海、頒示國家正朔、使夷俗遵奉焉、至是皆如其語、

中書舍人徐堅、以集賢院學士多非其人、所司供膳太厚、嘗謂朝列曰、此輩於國家何益、如此虛費、將建議罷張說曰、自古帝王功成、則有奢縱之失、或興池臺、或玩聲色、今聖上崇儒重道、親自講論、永代規模、不易之道也、所費者大、徐子之言、何其隘哉、元宗知之、由是薄堅、

張嘉貞欲杖裴伷先、張說爭之、嘉貞不悅曰、何言事之深也、說曰、宰相時來則爲之、豈能長據、○長下原衍久字、據舊唐

書刪.若貴臣盡當可杖、恐吾輩行自及矣.此言非爲佾先、乃爲天下士君子也.

鄭元璹謂頡利曰.漢與突厥風俗各異.漢得突厥、既不能臣、突厥得漢、復何所用.且抄掠貲財、皆入將士.在於可汗、一無所得.不如和好國家、必有重賚、幣帛皆入可汗、坐受利益.頡利納其言.卽引還.

唐制、財賦皆入左藏庫.太府四時以數聞.比部覆其出入.上下相轄、姦無所容.至第五琦、以京師多豪、將求取無節、乃盡輸大盈庫.以天下公賦爲人君私藏、中官領事幾三百人.有司不能窺其出入者、殆二十年.楊炎作相.頓首於上前論之.乞以歸有司.度禁中所費、一歲幾何.進入不敢虧、如此、乃可議政.德宗下詔從之.炎以片言移人主意、議者以爲難.中外稱之.

崔佑甫爲相、淄青李正己畏德宗威德、表獻錢三十萬貫.上欲納之.慮正己反覆.欲以計止之、又未有其詞.延問宰相.佑甫曰.請遣使往淄青宣慰將士、便以此錢賜之.使將士深荷聖恩.又令外藩知朝廷不重財貨.上悅而從之.正己大慙、心畏服焉.

魚朝恩惡郭子儀、使人發其父墓.及自涇陽入朝.議者慮其搆變.公卿憂之.子儀見帝勞之.子儀號泣奏曰.臣久主兵、不能禁暴、軍士殘人之墓、固亦多矣.此臣不忠不孝.上獲天譴、非人患也.朝廷聞其言、乃安.

周墀初作相、私謂韋澳曰.才小任重、何以相救.澳曰.願相公無權墀愕然不喻其旨.澳曰.爵賞刑罰、非公共欲行者、願不以喜怒愛憎行之.但令百司羣吏各舉其職、則公歛衽於廟堂之上、天下自理、何要權也.

墀深然之。

崔羣爲翰林學士、以讜言正論聞於時。憲宗嘉賞。降宣旨云。自今後學士進狀、並取崔羣連書。然後進來。羣以禁密之司、動爲故事。自爾學士或惡直醜正、則其它學士無由上言。羣堅不奉詔。三疏論奏。方允崔羣云。人皆以天寶十五年祿山自范陽起兵是治亂分時。臣以爲開元二十年、能賢相張九齡、專任姦臣李林甫、治亂自此分矣。用人得失、所繫非小。

殷侑欲舍王廷湊、專討李同捷。其疏末云。伏願以宗社安危爲大計、以善師攻心爲神武。以含垢安人爲遠圖。以網漏吞舟爲至誠。文宗雖不納、然深嘉其言。李訓之亂、上問以治安之策。侑極言委任責成、宜在朝之耆德。新進小生、無宜輕用。帝深嘉之。賜以錦綵黃金。

文宗召趙宗儒、問以理道。對曰。堯舜之化、慈儉而已。願陛下守而勿失。上嘉納之。

韋溫在朝時、與李珏楊嗣復周旋。及楊李禍作、歎曰。楊三李七、若取我語、豈至是耶。初、溫勸楊李徵用德裕、釋憾解慍。二人不能用、故及禍。

憲宗季年銳於服餌。裴潾疏曰。君之藥、臣先嘗之。親之藥、子先嘗之。臣子一也。臣願所有金石鍊藥人及所薦之人、皆先服一年、以考其眞僞。則自然明驗矣。

訓注之禍、宦者氣盛。凌轢南司。延英議事中貴、語必引訓注以折文臣。李石鄭覃謂之曰。京師之亂、始自訓注。而訓注之起、始自何人。仇士良等不能對。其勢稍抑。縉紳賴之。

幽州楊志誠逐李載義、自爲帥。文宗聞之。驚、急召宰相。時牛僧孺先至。上曰。可柰何。僧孺曰。此不足煩聖慮。臣被召疾趨氣促、容臣稍緩息以對。上良久曰。卿以爲不足憂何也。僧孺對曰。陛下以范陽非國家所有。前時劉總向化、以土地歸闕。朝廷約用錢八十萬貫而未嘗得范陽尺布斗粟。上供天府。則今日志誠之得、猶前日載義之得也。陛下但因而撫之。亦事之宜也。且范陽國家所賴者以其北捍突厥。不令南寇。若假志誠節鉞、錫其土地、必自爲力。則爪牙之用、固不足以逆順。上大書曰。如卿之言、吾洒然矣。

張公藝、鄆州人。九代同居。高宗有事泰山、親幸其宅。問其義、居所以久。其人請紙筆、但書百餘忍字。高宗爲之流涕、賜以縑帛。

司馬承禎、睿宗問以理國。對曰。順物自然而無私焉。而天下理。易曰、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是知天不言而信、不爲而成。無爲之旨、理國之道也。睿宗歎息。

元宗問吳筠以道法。對曰。道法之精、○原脫對曰道法四字據薛唐書補無如五千言。其餘枝詞蔓說、徒費紙札耳。

元宗幸東都、過崤谷、道隘不治。上欲免河南尹及知頓使。宋璟諫曰。陛下方事巡幸、今以此罪二臣、恐將來民受其弊。上遽命釋之。璟曰。陛下罪之、以臣釋之、是代陛下受德。請令行待罪朝堂而後赦之。從之。

憲宗誅李錡。有司籍錡家財輸京師。翰林學士裴垍李絳上言。以爲李錡僭侈。割剝六州之人以富其家。或枉殺其身而取其財。陛下閔百姓無告、故討而誅之。今聲金帛以輸上京、恐遠近失望。願以逆人資財、

賜浙西百姓代今年租稅。上嘉歎久之、卽從其言。

憲宗從容問李絳曰諫官多謗訕朝政、皆無事實。朕欲誡其尤者一二人以儆其餘。何如。對曰。此殆非陛下之意。必有邪臣欲壅蔽陛下之聰明也。人臣死生繫人主喜怒故敢發口。諫者有幾。就有諫者、皆晝度夜思。朝刪暮減。比達。什無二三。故人主孜孜求諫、猶懼不至、況罪之乎。如此、杜天下之口、非社稷之福也。上善其言而止。

石晉桑維翰恐與虜失歡。上疏曰。議者以陛下於契丹有所供億、謂之耗蠹。有所卑遜、謂之屈辱。微臣所見、則曰不然。且以漢祖英雄、猶輸貨於冒頓。神堯武略、尙稱臣於可汗。此謂達於權變、善於屈伸。所損者微、所利者大。必若因茲不講。遂成釁隙。自此歲歲徵發。日日轉輸。困天下之生靈。空國家之府藏。此爲耗蠹不亦甚乎。兵戈旣起。將帥擅權。武吏功臣、過求姑息。邊藩遠郡。得以驕矜。外剛內柔。上凌下替。此爲屈辱又非多乎。

晉天福初。頻有肆赦。張允進駁赦論曰。管子云、凡赦者、小利而大害、久而不勝其禍。無赦者、小害而大利、久而不勝其福。又漢紀云。吳漢疾篤。帝問所欲言。對曰。唯願陛下無赦耳。如是何也。蓋行赦不以爲恩。不行赦亦不以爲無恩。爲罰有罪故也。竊觀自古帝王、皆以水旱則降德音而宥過。開狴牢以放囚。假有二人訟、一有罪、一無罪。若有罪者見捨、則無罪者銜冤。銜冤者何疏、見捨者何親。如此、乃致災之道。非救災之術也。帝覽而嘉之。降詔奬飾、仍付史館。

江南李昇問道士王棲霞、何道可致太平。對曰。王者治心治身乃治家國。今陛下尙未能去飢嗔飽喜、何論太平。昇后自簾中稱歎、以爲至言。

續世說卷第二

政事
文學

政事

宋交州刺史杜慧度、爲政纖密、一如治家。吏民畏而愛之。城門夜開、道不拾遺。

武帝以謝方明爲丹陽尹。方明善治郡、所至有能名。承代前人、不易其政、必宜改者、則以漸移變、使無迹可尋。

山陰劇邑三萬戶、前後官長、晝夜不得休息、事猶不舉。顧凱之御繁以約。縣用無事。晝日垂簾、門階閑寂。

宋世爲山陰、務簡而事理、衆莫及也。

顧愷之爲建康令。人號神明。權要請託、長吏貪殘、據法直繩、無所阿縱。性又清儉、強力爲政、甚得人和。故都下飲酒醇者、輒號爲顧建康。謂其清且美焉。

梁陸襄爲番陽內史。有彭李二家、先因忿事、遂相誣告。襄和言解之。二人感恩、深自悔。乃爲設酒令其歡飲。同載而歸。人歌曰。陸君政、無怨家。鬬既罷、讎共車。

梁始興王蕭儁（名）荊州刺史。有善政。被徵還朝。人歌曰。始興王、人之爹、（彼我反）赴人急、如水火、何時復來哺

乳我。

梁徐勉爲侍中時、師方侵魏、候驛填委。勉參掌軍書、劬勞夙夜、動經數旬、乃一歸家。羣犬驚吠。勉嘆曰。吾憂國忘家、乃至於此。它日亦是傳中一事。

宋阮長之爲武昌太守、時郡田祿以芒種爲限。前此去官者、一年祿秩、皆入後人。長之去武昌郡、代人未至、以芒種前一日解印綬去。所蒞皆有風政、爲後人所思。宋世言善政者咸稱之。

宋傅炎與父僧祐並有政績。炎爲武康山陽令、二縣皆謂之傅聖。時云、諸傅有理縣譜、子孫相傳、不以示人。臨淮劉元明亦有吏能、政事爲天下第一。炎子翽代元明爲山陰令。翽謂元明曰。願以舊政告新令尹。元明曰。我有奇術、卿家譜所不載。臨別當以相示。既而曰。作縣令、唯日食一升飯、而莫飲酒。此第一策也。齊邱仲孚爲山陰令。有聲稱。百姓謠曰。二傅沈劉、不如一邱。謂傅炎父子沈憲劉元明相繼宰山陰、並有政績。仲孚又過之。

齊樂預爲永世令、人懷其德。卒於官。有一老嫗擔樹葅葉造市貨之。聞預亡、大泣。棄溪中曰。失樂令、我輩孤獨老姥、政應就死爾。市人皆泣。其惠化如此。

北齊宋世良爲清河太守。獄內穢生、桃樹蓬蒿亦滿。每日衙門虛寂、無復訴訟者。謂之神門。及代、有老人丁金剛曰。老人年九十、記三十五政。府君非唯善政、清亦徹底。今失賢者、人何以濟。

北齊許惇爲司徒主簿、以明斷見知。時人號曰。入鐵主簿。後遷陽平太守、政爲天下第一。惇美鬚髯、下垂

至帶號長髯公。文宣因酒酣、提惇鬚稱美、以刀截之、唯留一握。惇懼、因不敢復長、又號齊鬚公。

魏源懷性寬簡、不好煩碎、常語人曰。爲政貴當舉綱、何必須太子細。譬如爲屋、但外望高顯、楹棟平正足矣。斧斤不平、非屋病也。

隋庫狄士文爲貝州刺史、過爲嚴肅。司馬韋焜清河令趙達並苛刻、唯長史有惠政。時語曰。刺史羅刹怒、司馬蝮蛇瞋。長史含笑判、清河生喫人。

周豆盧勣爲渭州刺史、有惠政。華夷悅服。大致祥瑞。鳥鼠山、俗呼爲高武隴。其下渭水所出。其山絕壁千尋、由來乏水。諸羌苦之。勣馬足所踐、飛泉涌出。有白烏翔止廳前。人謠曰。我有丹陽山出玉漿。濟我人夷、神烏來翔。因呼其泉曰玉漿泉。

隋趙軌爲齊州別駕。武帝令入朝。父老將送者各揮涕曰。別駕在官、水火不與百姓交、是以不敢以壺酒相送。公清如水、請酌一杯水奉餞。軌受飲之。

北齊李仲舉爲修武令。爲政寬簡。吏人號曰寬明。盧昌衡爲平恩令、百姓號曰恩明。故時稱盧李寬恩之政。

隋于仲文字次武。蜀中語曰。明斷無雙有于公、不避強禦有次武。

大業五年、郡國畢集。帝問納言蘇威吏部尚書牛宏曰。其中清名天下第一者爲誰。威等以宏化太守柳儉對。又問其次。曰。涿郡丞郭絢。潁川郡丞敬肅。帝賜儉帛二百、絢肅各一百。

隋劉曠爲平鄉令、在職七年、風教太洽、獄中無繫囚、爭訟絕息、囹圄皆生草、庭可張羅、遷臨潁令、清名善政、爲天下第一。

唐皇甫無逸爲益州大都督府長史、每按部、樵采不犯於人。嘗夜宿人家、遇燈炷盡、主人將續之、無逸抽佩刀斷衣帶以爲炷、其廉介如此。

顏游秦爲廉州刺史、撫恤境內、敬讓大行。邑里歌曰、廉州顏有道、性行同莊老。愛人如赤子、不殺非時草。

高祖璬書勞勉之。

王方慶爲廣州都督、廉而嚴。境內清肅。議者以爲有唐以來、治廣州者、無出方慶之右。則天有制褒之、賜雜綵六十段、幷瑞錦等物、以彰善政。

郭元振在涼州五年、夷夏畏慕。令行禁止。牛羊被野、路不拾遺。舊涼州粟麥、斛售數千。元振置屯田、數年豐稔、至一絹糴數十斛。

盧奐爲南海太守、遐隅之地、貪吏歛迹。人用安之。開元以來四十年、廣府節度清白者有四、謂宋璟裴伷先李朝隱及奐也。

尹思貞爲司府少卿。時侯知一爲司府卿、亦厲威嚴。吏人爲之語曰。不畏侯卿杖、惟畏尹卿筆。其爲人所服如此。

裴潾父炎之。永徽中爲同州司戶參軍。刺史李崇義以少年輕之。先是、州中有積年舊案數百道、崇義促

炎之使斷之。命書史數人連紙進筆。斯須、剖斷並畢、文翰俱美。且盡予奪之理。崇義大驚。謝曰。公何忍藏鋒以成鄙夫之過。由是大知名。號爲霹靂手。

天寶十三載連雨六十日。宰臣楊國忠惡京兆尹李峴不附己、出爲長沙太守。時京師米麥涌貴。百姓謠曰。欲得米粟賤。無過追李峴。其爲政得人心如此。

裴遵慶判吏部南曹。天寶中。海內無事。九流輻湊。每歲、吏部選人、動盈萬數。遵慶敏識強記、精覈文簿、詳而不滯。時稱吏事第一。

韋元甫員錫同在韋陟幕中。元甫精於簡牘、錫詳於訊覆。時謂員推韋狀。

賈明觀恃魚朝恩之勢、恣行凶忍。毒甚豺狼。朝恩既誅。元載納明觀姦計、令江西効用。百姓懷磚瓦候之。元載護之獲免。在洪二年、魏少遊爲觀察使、承元載意容之。及路嗣恭代、少遊到州、卽日杖殺。識者以爲減魏之名、多路之政。嗣恭本名劍客。歷仕郡縣。有能名。累至神烏令。考績上上。爲天下最。賜名嗣恭。

劉晏掌計、雅得其術。賦入豐羨。李巽掌使一年。征課所入、類晏之多。歲明年過之。又一年、加一百八十萬貫。舊例每歲運江淮米五十萬斛抵河陰。久不盈其數。唯巽三年登焉。

李勉在廣州、性廉潔。舶船米都不檢閱。先是、舶船泛海至者、歲才四五。勉之末年、至者四十餘。在官累年、器用車服無增飾。及代歸。至石門、停舟悉搜家人所貯南貨犀象諸物投之江中。耆老以爲可繼前朝宋璟盧奐李朝隱之徒。

高崇文爲長武城使、練卒五千、常若寇至。永貞元年、劉闢據蜀叛、杜黃裳薦崇文討闢。中使卯時宣命、崇文辰時出師五千、器用無闕。至興元、軍中有折逆旅七箸者、斬之以徇。遂平蜀寇。

魚朝恩以郝廷玉善陣、欲觀其教閱。廷玉乃於營內列部伍、鳴鼓角而出、分而爲陣、箕張翼舒、乍離乍合、坐作進退、其衆如一。朝恩歎曰、吾在兵間十餘年、始見郝將軍之訓練爾。治戎若此、豈有前敵耶。廷玉悽然謝曰、此非末校所能。臨淮王李光弼之遺法也。

太尉善御軍、賞罰當功過。每校旗之日、軍士小不如令、必斬之以徇。由是人皆自効、而赴蹈馳突、有心破膽裂者。太尉薨變以來、無復校旗之事矣。

盧坦爲壽安令時、河南尹徵賦限窮、而縣人訴以機織未就、請寬十日。府不許、坦令人戶但織而輸、勿顧限也。違之、不過罰令俸爾。既成而輸、坦亦坐罰。由是知名。

馬總敦儒學、長於政術。在南海累年、清廉不擾。夷獠便之。於漢所立銅柱處、以銅一千五百斤、特鑄二柱、刻書唐德以繼伏波之迹。

淮西之師、柳公綽選卒六千屬李聽軍。既行、公綽時令左右省問其家、如疾病養生送死、必厚廩給之。士之妻、冶容不謹者沉之于江。行卒相感曰、中丞爲我輩治家事、何以報効。故鄂人戰每克捷。

盧鈞爲廣州刺史、爲政廉潔。請監軍領市舶使、已一不干預。自貞元以來、衣冠得罪流於嶺表、子孫貧悴、不能自還。鈞減俸錢爲之營葬櫝、致醫藥、畢婚嫁。凡數百家。山越之俗、服其德義。

張允濟爲武陽令、曾有行人候曉先發、遺衫於路、行十數里方覺、或謂曰、我武陽境內、路不拾遺、但能回取、物必當在、如言、果得、遠近稱之、政績尤異、

薛大鼎爲滄州刺史、開無棣河、引魚鹽於海、百姓歌之曰、新河得通舟楫利、直達滄海魚鹽至、昔日徒行今騁駟、美哉薛公德溥被、大鼎與瀛州賈敦頤冀州鄭德本俱有美政、河北稱爲鐺腳刺史、

賈敦頤爲洛州刺史、有異政、百姓樹碑于大市通衢、後弟敦實爲洛州長史、又有惠政、百姓復刻石頌美、立於兄碑之側、時人號爲棠棣碑、

田仁會爲鄠州刺史、天旱、仁會自曝祈雨、竟獲甘澤、其年大熟、百姓歌曰、父母育我田使君、精誠爲人上天、田中致雨山出雲、倉廩既實禮義申、但願常在不患貧、

馮元淑、則天時爲潭令、有殊績、百姓號爲神明、又歷浚儀始平縣令、皆單騎赴職、未嘗以妻子之官、所乘馬、午後則不與芻、云令其作齊、身及奴僕、每日一食而已、俸祿之餘、皆供公用、幷給貧士、人或譏其邀名、元淑曰、此吾本性、不爲苦也、

袁滋、字德深、爲華州刺史、以寬易清簡爲政、人甚愛之、徵爲金吾衛大將軍、以楊於陵代之、百姓遮道不得進、於陵宣言曰、於陵不敢易袁公之政、然後羅拜而去、

馮立爲廣州都督、嘗至貪泉、歎曰、此吳隱之所酌泉也、飲一盃水、何足道哉、吾當汲而爲食、豈止一盃、卽安能易吾性乎、

道州之民多矮、每年常配鄉戶貢、其男號爲矮奴。陽城爲太守、不平其以良爲賤、又閔遠氓歲有離異之苦、乃抗疏論而免之、自是停歲貢、民皆賴之、無不泣荷。

元宗時、蒲州刺史陸象先政尚寬簡、吏民有罪、多曉諭遣之。州錄事言於象先、象先曰、人情不遠、此屬豈不解吾言耶、必欲箠撻以示威、當從汝始。錄事慙而退。象先嘗謂人曰、天下本無事、但庸人擾之爾。苟清其源、何憂不治。

元宗賜酺三日、上御五鳳樓觀者喧隘、樂不得奏。金吾白梃如雨、不能遏止。上患之。高力士奏河南丞嚴安之爲理、嚴爲人所畏、請使止之。上從之。安之至、以手板繞場畫地曰、犯此者死。於是三日、指其畫以相戒、無敢犯者。

五代漢劉審交爲汝州防禦使、郡人歌之。卒於官。郡人聚哭柩所、列狀乞留葬本州界、建祠立碑。詔贈太尉。馮道聞之曰、予嘗爲劉汝州僚佐、知其爲人廉平慈善、無害之良吏也。民之租稅不能減也、徭役不能息也、寒者不能衣也、餒者不能食也、百姓自汲汲然、使君何有於我哉。然身死之日、黎民懷感者、誠以不行鞭朴、不行刻剝、不因公以徇私、不容物以利己、薄罰宥過、謹身節用、安俸祿、守禮分而已。

劉知遠謂晉高祖曰、願陛下撫將相以恩、臣請戢士卒以威。恩威兼著、京邑自安。本根安固、則枝葉不傷矣。知遠乃嚴設科禁、宿衛諸軍、無敢犯者。有軍士盜紙錢一襆、主者擒之。左右請釋之。知遠曰、吾誅其情、不計其直。竟殺之。由是衆皆畏服。

文學

齊謝朓長於五言詩。沈約曰。二百年來無此詩也。

宋謝惠連十歲能屬文。族兄靈運賞之云。每有篇章、對惠連輒得佳語。嘗於永嘉西堂思詩、竟日不就。忽夢見惠連、卽得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曰、此語有神助、非吾語也。

宋文帝令羣臣作赤鸚鵡賦。袁淑文冠當時。見謝莊賦、歎曰。江東無我、卿當獨秀。我若無卿、亦一時之傑也。

梁王筠爲詩、能用強韻。沈約嘗啓武帝、言晚來名家無先筠者。又謂王志曰。賢弟子之文章、可謂後來獨步。謝朓嘗見語云。好詩圓美流轉如彈丸。近見其數首、方知此言爲實。

王筠字元禮。自序云。少好抄書。老而彌篤。雖偶見瞥觀、皆卽疏記。後重省覽、歡與彌深。習與性成、不覺筆倦。

顏延年問鮑昭、己與謝靈運優劣。昭曰。謝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若鋪錦列繡、亦彫績滿眼。延年每薄湯惠休詩。謂人曰。惠休制作、委巷間歌謠爾。方當誤後生。時議者以延年靈運、自潘岳陸機之後、文士莫及。江右稱潘陸、江左稱顏謝焉。

齊衡陽王鈞嘗手細寫五經一部、置于巾箱中、以備遺忘。侍讀賀玠對曰。殿下家有墳索、復何須蠅頭細書、別藏巾箱中。答曰以便檢閱。且一更手寫、則永不忘矣。諸王聞而爭效之。巾箱五經自此始也。

梁沈約撰四聲譜、以爲在昔詞人、累千載而不悟、而獨得之胸襟、窮其妙旨。自謂入神之作。武帝雅不好焉。嘗問周捨曰、何謂四聲。捨曰、天子聖哲是也。然帝竟不甚遵用約也。

江淹以文章顯、晚節才思微退。云爲宣城太守時、罷歸、泊禪靈寺渚、夜夢一人、自稱張景陽。謂曰、前寄一匹錦、今可見還。淹探懷中、得數尺與之。此人大恚曰、那得割截都盡。顧見邱遲。謂曰、餘此數尺、既無所用、以遺君。自爾淹文章躓矣。又嘗宿於冶亭、夢見一丈夫、自稱郭璞。謂曰、吾有筆在卿處多年、可以見還。淹乃探懷中、得五色筆一以授之。爾後爲詩、絕無美句。時人謂之才盡。

任昉以文才見知。時人云、任筆沈詩。以昉能爲文、約爲詩也。昉聞病之。晚節轉好作詩、欲以傾沈。然用事過多、屬辭不得流便。士子慕之、轉爲穿鑿。於是有才盡之談矣。

梁鄭灼性精勤。尤明三禮。少時嘗夢與皇侃遇於途。侃謂曰、鄭郎開口。侃因唾灼口中。自後義理益進。多苦心熱瓜時、以瓜鎮心。起便誦讀。其篤志如此。

陳沈不害通經術、善屬文。雖博綜經典、而家無卷軸。每製文、操筆立成。曾無尋檢。汝南周宏正稱之曰、沈生可謂無意聖人者乎。

梁何思澄與宗人遜及何子朗俱擅文名。世人語曰、人中爽、有子朗。又語曰、東海三何、子朗最多。思澄聞之曰、此言誤矣。如其不然、故當歸遜。思澄意謂宜在己也。（宜在原譌、此據南史改。）

北齊陸乂、於五經最精熟.館中謂之石經.人語曰.五經無對有陸乂.

後魏李謐少好學師事孔璠.數年後璠還就謐請業.時人語曰.青成藍、藍謝青.師何常、在明經.謐每曰.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遂絕迹下帷.杜門卻掃.棄產營書.手自刪削.卷無重複者、四千有餘矣.

隋薛道衡每構文、必隱坐空齋、蹋壁而臥.聞戶外有人、便怒.其沉思如此.煬帝卽位、獻高祖文皇帝詩.帝覽之不悅曰.此魚藻之義也.以事殺之.

唐房元齡在秦王府十餘年.常典管記軍符府檄、駐馬立成、文約理贍、初無藁草.高祖嘗謂侍臣曰.此人深識機宜.足堪委任.每爲吾兒陳事.必會人心.千里之外、猶如面語.

岑文本草詔誥、或衆務繁湊、卽命書僮六七人、隨口並寫.須臾悉成、亦殆盡其妙.

太宗旣平寇亂、留意儒學.乃於宮城西起文學館以待四方文士.杜如晦房元齡于志寧蘇世長薛收褚亮姚思廉陸德明孔穎達李元道李守素虞世南蔡允恭顏相時許敬宗薛元敬蓋文達蘇勗號十八學士.圖其形狀、題其名字爵里、藏之書府、以彰禮賢之重也.諸學士並給珍膳、分爲三番、更直宿于閤下.每軍國務靜、參謁、卽便引見討論墳籍、商略前載.預入館者、時所傾慕、謂之登瀛洲.李守素尤工譜學.自晉宋以降、四海士流、及諸勳貴華戎閥閱、莫不詳究.當時號爲肉譜.虞世南目爲人物志.劉緯之以文藻知名、高宗時與元萬頃范履冰苗楚客周思茂韓楚賓皆召入禁中、共撰列女傳.又密令參決、以分宰相之權.時人謂之北門學士.

蘇頲機事填委、文誥皆出其手。中書令李嶠歎曰。舍人思如涌泉、非吾所及也。

王方慶賞徐堅文章典實。常稱曰。掌綸誥之選也。楊再思亦曰。此鳳閣舍人樣、如此才識、走避不得。

楊炎與常袞並掌綸誥。袞長於除書。炎善爲德音。自開元以來、言制誥之美者、時稱常楊焉。

肅宗賞嘆李揆曰。卿門地人物文章、皆當代所推。故時人稱爲三絕。

李賀文思體勢、如崇巖峭壁。萬仞峭起。當時文士從而效之、無能髣髴者。

張薦祖鷟爲兒童時、夢紫色大鳥、五采成文、降于家庭。其祖請之曰。五色赤文、鳳也。紫文、鸑鷟也。爲鳳之佐。吾兒當以文章瑞於明廷。因名鷟。蹇味道嘗賞之曰。此生天下無雙矣。凡應八舉、皆登甲科。員半千曰、張子之文、如青錢萬簡。選中未聞退時。時因謂之青錢學士。

權德輿於述作特盛。六經百氏、游泳漸漬、其文雅正而宏博。王侯將相、洎當時名人薨歿、以銘紀爲請者十八九。時人以爲宗匠焉。尤嗜讀書、無寸晷暫倦。

自魏晉以還。爲文者多拘偶飾。而經誥之指歸。遷雄之氣格、不復振起。韓愈所爲文、務反近體、杼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語後學之士、取爲師法。當時作者甚衆。無以過之。故世稱韓文焉。

王起僻於嗜學。雖官位崇重、躭玩無斁。夙夜孜孜、忘於寢食。無書不覽。經目靡遺。

柳璨爲左拾遺。公卿朝野、託爲牋奏。時譽日洽。以其博奧、目爲柳篋子。昭宗召爲翰林學士、卽以爲相。任人之速、古無茲例。

鳳閣舍人王勔勃之弟也。壽春等五王初出閤、同日受册。有司忘載册文。百寮在列、方知闕禮。宰相相顧失色。勔立召書史五人、各令執筆口占分寫。一時俱畢、詞理典贍。人皆歎服。

文士撰碑頌、皆以徐庾爲宗。氣調漸劣。富嘉謨與吳少微屬詞皆以經典爲本。時人欽慕之。文體千變、稱爲吳富體。

李邕早擅才名、尤長碑頌。雖貶職在外、中朝依冠、及天下寺觀、多持金帛往求其文。前後所製、凡數百首。體遺亦巨萬。時議以自古屬文獲財、未有如邕者。

元稹論杜甫之詩云。上薄風騷、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前人之所獨專。能所不能、無可無不可。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

後唐武皇議欲脩好於梁祖。命李襲吉爲書云。毒手螫拳、交相於暮夜。金戈鐵馬、蹂踐於明時。梁祖曰。李公斗絕一隅、安得此文士。如吾之智策、得襲吉之筆才、如虎傅翼矣。

五代周王仁裕、年二十五、方有意就學。一夕、夢剖其腸胃、引西江水以浣之。又睹水中砂石、皆有篆文。因取而吞之。及寤、心意豁然。自是性識日高、有詩萬餘首。勒成百卷、目之曰西江集。蓋以嘗夢吞西江文石、遂以爲名焉。

續世說卷第三

方正
雅量
箴規

方正

梁徐勉爲吏部尚書。嘗與門人夜集。客有虞曇、求詹事五官。勉正色答云。今夕止可談風月、不宜及公事。時人服其無私。

梁朱异方貴用事。賓客輻湊。欲引江子一爲助。异、子一之姑夫也。子一知异不爲物議所歸、未嘗造門。其高潔如此。

齊御史中丞顏見遠、梁武帝受禪、見遠不食、發憤數日而卒。武帝聞之曰。我自應天從人、何豫天下士大夫、而顏見遠乃至於此。

陶淵明、侃之曾孫。自以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自宋武帝王業漸隆、不肯復仕。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明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唯云甲子而已。

魏高道穆爲御史中尉。帝姊壽陽公主行犯清路、執赤棒卒呵之不止。道穆令卒棒破其車。公主深恨、泣

以訴帝。帝曰。高中尉清直人、彼所行者公事、豈可以私恨責之也。道穆後見帝。帝曰。家姊行路相犯、深以爲愧。道穆免冠謝。帝曰、朕以愧卿、卿反謝朕。

北齊邢峙以經授皇太子。方正純厚。有儒者風。廚宰進食、有邪蒿、峙令去之。曰。此菜有不正之名、非殿下宜食。文宣聞而嘉之、賜以被褥縑纊。

北齊蘇瓊爲清河太守。性清愼、不發私書。有沙門道研求謁、意在理債。瓊每見、則談問元理、道研無由啓口。弟子問其故。研曰。每見府君、徑將我入青雲間、何由得論地上事。遂焚債券。

陳蕭引爲建康令時。宦者李善度蔡脫兒多所請託。引一皆不許。或諫曰。李蔡之權、在位皆憚、亦宜少爲身計。引曰。吾之立身自有本末、亦安能爲李蔡致屈。就令不平、不過免職爾。

唐高宗欲立昭儀武氏爲后。長孫無忌數言不可。帝乃密遣使賜無忌金銀寶器各一車。

張易之昌宗嘗命畫工圖寫武三思李嶠蘇味道等十八人形像、號爲高士圖。引朱敬則預其事、固辭不就。史以爲高潔。守正如此。

張易之誣魏元忠有不順之言。引張說令證之。說皇惑迫懼。宋璟曰。名義至重、神道難欺、必不可黨邪陷正、以求苟免。若緣犯顏流貶、芬芳多矣。或至不測、吾必叩閽救子。與子同死。努力萬代瞻仰、在此舉也。說感其言。及入、乃保明元忠、竟得免死。

張昌宗私引相工李宏泰觀占吉凶、言涉不順、爲飛書所告。宋璟爲中丞、請窮究。則天曰。昌宗已自首。璟

曰．昌宗事露自陳、且謀反大逆、無容首免、請勒就御史臺勘鞫．則天不悅．楊再思遽宣敕令璟出．璟曰．天顏咫尺、親奉德音、不煩宰臣擅宣王命．則天意稍解．乃收易之等就臺俄有勑特原之、令詣璟謝．璟拒而不見．

宋璟嘗侍晏朝堂．張易之兄弟皆爲列卿位、舉笏待璟、久之方至．先執酒向西拜謝、飲不盡巵、遽稱腹痛而歸．

中宗時、韋月將告武三思與韋后通．三思諷有司論月將、大逆不道．帝詔殺之．宋璟請付獄．帝怒、岸幘出側門、謂璟曰．朕謂已誅之矣、更何請也．璟曰．人言三思亂宮掖、陛下不問、即斬之、臣恐有竊議者．故請按罪方行刑．帝愈怒．璟曰．請先誅臣．不然、終不奉詔．帝乃免月將死、流之嶺南．張嘉貞後爲相、閤堂案、見璟危言切議、未嘗不失聲歎息．

李元紘爲雍州司戶、太平公主與僧寺爭碾磑、元紘斷還僧寺．竇懷貞爲雍州長史、懼太平公主勢促、令改斷．元紘大書判後曰．南山或可改移、此判終無搖動．懷貞不能奪．

韓休爲相、萬年尉李美玉得罪、上特令流之嶺外．休進曰．美玉位卑、所犯又非巨害、今朝有大姦、尚不能去、豈可舍大而取小也．臣竊見金吾大將軍程伯獻、恃恩貪冒、僭擬恣縱、臣請先出伯獻、而後罪美玉．上初不許之．休固爭曰．陛下若不出伯獻、臣不敢奉詔．上以其切直、從之．始蕭嵩以休柔和易制、引爲同列．既知政事、峭直多折正嵩．宋璟聞之曰．不謂韓休乃能如此、仁者之勇也．上或宮中宴樂及後苑游獵、小

有過差、輒謂左右曰、韓休知否。言終、諫疏已至。上嘗臨鏡、默然不樂。左右曰、韓休爲相、陛下殊瘦於舊、何不逐之。上曰、吾貌雖瘦、天下必肥。蕭嵩奏事常順指、既退、吾寢不安。韓休常力爭、既退、吾寢乃安。吾用韓休、爲社稷爾、非爲身也。

宦官李輔國擅權、判行軍司馬。潛令官軍於人間聽察是非、謂之察事。忠良被誣搆者繼有之。有所追呼、諸司莫敢抗抑。御史臺大理寺重囚推斷未了、追去釋放、莫有違者。每日就銀臺門決天下事、便稱制敕。禁中符印、悉佩之出入。凡敕、輔國押署、然後施行。李峴爲相、叩頭論輔國之罪。上悟、賞峴正直、輔國以此讓行軍司馬、請歸本官。察事等並停。

崔祐甫性剛直、遇事不回。爲中書舍人時、中書侍郎闕、祐甫知省事、與宰相常袞不合。隴州貓鼠同乳、袞以爲瑞、率百官稱賀。祐甫獨不賀。中官詰之。祐甫云、此物之失常也。可弔不可賀。貓當食鼠、今受人養育、職既不修、何異法吏不觸邪、疆吏不扞敵。恐須申儉憲司、察聽貪吏、戒諸邊吏、毋失巡徼、使貓能致功、鼠不爲害。代宗深嘉之。

興元元年、盧杞移知饒州、給事中袁高論其不可。張獻恭因紫宸殿對、言高所奏、至當。德宗未悟。獻恭復奏曰、袁高是陛下一良臣。德宗顧謂宰臣李勉曰、欲授杞一小州可乎。對曰、陛下授大州亦可、其如士庶失望何。獻恭守正不撓如此。

張延賞與柳渾同在相位。延賞怙權矜己而疾渾守正、俾其所厚謂渾曰、相公舊德、但節言廟堂、則重位

可久。渾曰。爲我謝張相公。渾頭斷而舌不可禁也。竟爲延賞所擠、罷相。

朱泚盜據宮闕、源休勸泚僞迎鑾、陰濟逆志。乃遣其將韓閔疾趨奉天。時德宗倉黃之中、未有武備。段秀實陷在賊中。以爲宗社之危在頃刻。乃倒用司農印印符以追兵閔至、駱驛得符、軍人亦莫辨其印文、遽遽而回。秀實自度閔之來、已用必死。明日、泚召秀實議事。語至僭竊。秀實勃然奪源休笏唾泚面曰。狂賊。恨不斬汝萬段、遂擊之。泚舉臂自捍。纔中其額。流血被面。匍匐而走。秀實遇害。

肅宗嘗不豫。太卜云。祟在山川。王璵作相。遣女巫分行天下。令中使監之。所至因緣爲姦。有一巫盛年美色。以惡少數十自隨。宿黃州傳舍。刺史左震晨至驛門。扃鐍不可啓。震破瑣而入。曳女巫階下斬之。所從惡少皆斃。閱其賦。賂數十萬。震籍以上聞。仍以賦錢代貧民租稅。其中使遣歸京。肅宗不能詰。

肅宗欲大用李勉。會李輔國寵任。意欲勉降禮於己。勉不爲之屈。竟爲所抑。出歷汾虢刺史。後爲相。盧杞自新州司馬除澧州刺史。袁高奏駁。遂授澧州司馬。勉謂德宗曰。衆人皆言盧杞姦邪。而陛下獨不知。此所以爲姦邪也。時人多其正直。

杜亞爲東都留守。誣大將令狐運爲盜。朝廷遣御史楊寧按之。亞以爲不直。密表陳之。寧遂得罪。上信而不疑。宰相以獄大宜審。命李元素覆按。乃就決之。亞迎路以獄成告元素。元素驗之。五日盡釋其囚以還。亞又誣奏元素。元素奏未畢。上叱出之。元素曰。臣一出。不得復見陛下。乞容盡詞。上意稍緩。元素盡言運冤狀。明白。上乃悟曰。非卿孰能辨之。後數月。竟得眞盜。元素由是爲時器重。有美官缺人。必指元素。

李晟之子聽爲羽林將軍、有名馬。穆宗在東宮、令近侍諷聽獻之。聽以職總親軍、不敢從。及卽位、擇太原帥、宰臣進擬上、皆不允。曰李聽不與朕馬、是必可任以爲河東節度使。

杜黃裳爲太常卿。方王叔文之盜權、黃裳終不造其門。嘗語其子壻韋執誼、令率百官請皇太子監國。執誼遽曰丈人才得一官、寧可復開口議禁中事耶。黃裳勃然曰、黃裳受恩王朝、豈可以官見買。卽拂衣而出。尋拜平章事。

李藩爲校書郎。王紹持權邀藩、一相見卽用。終不肯就。爲給事中、制勅有不可、遂於黃敕後批之。吏白宜別連白紙。藩曰別以白紙。是文狀。豈曰批敕耶。裴垍言於帝、以藩有宰相器、擢爲平章事。與權德輿同在政府。河東節度使王鍔遺賂權倖有密旨、王鍔可兼宰相、宜卽擬來。藩遂以筆塗兼宰相字、卻奏入云不可。德輿失色云、縱不可、宜別作奏、豈可以筆塗詔耶。藩曰勢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日又暮、何暇別作奏。鍔命果寢。史云、藩爲相、材能不及裴垍、孤峻頗後韋貫之、然人物清整、亦其流也。

盧坦爲中丞。裴均爲僕射、在班蹤位。坦曰、姚南仲爲僕射例如此。均曰南仲何人。坦曰、南仲是守正而不交權倖者也。

武儒衡字廷碩、氣直貌莊、言不妄發。相國鄭餘慶不事華潔、後進趍其門者、多垢衣敗服、以望其知。儒衡謁見、未嘗輒易所好。但與之正言直論。餘慶亦重之。元稹依倚內官、得知制誥。儒衡深鄙之。會食瓜閣下、蠅集於上。儒衡以扇揮之曰、適從何處來而遽集於此。同僚失色。儒衡意氣自若。

韋貫之爲長安縣丞、德宗末年、京兆尹李實權移宰相、言其可否、必數日而詔行。有以貫之名薦於實者答曰。是與吾同里、極聞其賢、但得識其面而薦之。上舉笏示說者曰。實已記其名氏矣。說者喜驟以其語告於貫之。且曰。子今日詣實而明日受賀矣。貫之唯唯、終不往、亦不遷後相憲宗。

韋澳、貫之子也。兄溫、與中丞高元裕友善。溫請用澳爲御史。謂澳曰。高二十九持憲綱、欲與汝相面、汝必得御史。澳不答。溫曰。高君端士、汝不可輕。澳曰。然恐無呈身御史竟不詣元裕之門。後爲京兆尹會宰相蕭鄴判度支、而戶部缺判使。澳對於延英。宣宗曰。戶部缺判使。澳對以事。上言戶部缺判使者三。又曰。卿意如何。澳曰。臣近年心力減耗、不奈繁劇。累曾陳乞一小鎭、聖慈未垂矜允。上嘿然不樂。甥柳泚曰。舅特承聖知、延英奏對、恐未得中。澳曰。吾不爲時相所信、忽自宸衷委以使務、必以吾它岐得之、何以自明我意。不錯、爾須知時事漸不佳。是吾徒貪爵位所致、爾宜志之。後出鎭河陽、辭於內殿。上曰。卿自求便、我不去卿。

路隋爲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有以金帛謝除制者。必叱而斥之曰。吾以公事接私財耶。終無所納。

韓愈與人交、榮悴不易、而觀諸權門豪士、如僕隸焉。瞪然不顧。穆宗以愈爲京兆尹。六軍不敢犯法。私相謂曰。是尙欲燒佛骨、何可犯之。

裴度爲元稹所間、罷兵權、爲東都留守。過京師、朝見、先敍朱克融王廷湊暴亂河朔、受命討賊無功、次陳除職東都。許令入覲、辭和氣勁、感動左右。度伏奏龍墀、涕泗嗚咽。穆宗爲之動容。口自諭之曰。所謝知、朕

於延英待卿初人以度無左右之助爲姦邪排擯雖度勳德恐不能感動人主及度奏河北事慷慨激切揚於殿廷在位無不聳動雖武夫貴介亦有咨嗟出涕者

李甘字和鼎大和中爲侍御史鄭注求入相甘唱言於朝曰宰相者代天理物先德望而後文藝注何人敢茲叨竊白麻若出吾必壞之會李訓亦惡注所求相注之事竟寢甘猶貶封州司馬

崔從少以貞晦茶遜自處不交權利忠厚方嚴正人多所推仰階品合立門戟終不之請四爲大鎮家無妓樂士友多之

孔緯字化文乾符中爲御史中丞緯器志方雅疾惡如讎既總憲綱中外不繩而自肅僖宗幸蜀百寮以田令孜在上左右意不欲行皆以袍笏不具爲詞緯召三院御史謂之曰吾輩世荷國恩身居憲秩雖六飛奔迫而咫尺天顏累詔追徵皆無承稟非臣之義也凡布衣交情舊猶緩急相救（此疑有脫誤舊唐書作凡布衣交舊緩急猶相救）況在君親策名委質安可背也言竟泣下三院云聊營一日之費俟信宿繼行緯拂衣起曰吾妻危疾旦不保夕丈夫豈以妻子之故忘君父之急乎公輩善自爲謀吾行決矣行至襄中作相孔氏子孫元和後昆仲貴盛至正卿方鎮者六七人未有爲宰輔者至緯始在鼎司

李輔國求爲宰相諷僕射聯章薦己肅宗密謂宰臣蕭華曰輔國欲帶平章事卿等欲有章薦信乎華不對出問裴勉曰初無此事吾臂可截宰相不可得也華復入奏上嘉曰勉固堪大用

顏杲卿寫安祿山所擒、祿山面責之曰、汝昨自范陽戶曹、我奏爲判官、遂得光祿太常二丞、便用汝攝常山太守、負汝何事、而背我耶、杲卿瞋目曰、我身爲唐臣守忠義、縱受汝奏署、便合從汝反乎、且汝本營州一牧羊羯奴爾、叨竊恩寵、致身及此、天子負汝何事、而汝反耶、祿山怒甚、縛於東都中橋南頭、從西第二柱面解之、比氣絕、大罵不息、杲卿子泉明亦賢、

劉賁在籍中、文宗大和二年對制策、斥言宦官、考官不敢留賁、在籍中、物論喧然不平、守道正人傳讀其文、至有相感泣者、諫官御史扼腕憤發、而執政之臣、從而弭之、以避黃門之怨、惟登科人李郃曰、劉賁不第、我輩登科、實厚顏矣、請以所授官讓賁、事雖不行、人士多之、

中宗時、斜封官皆不由兩省而授、兩省莫敢執奏、卽宣示所司、吏部員外郎李朝隱、前後執破一千四百人、怨謗紛然、朝隱一無所顧、

順宗時、叔文之黨方盛、侍御史竇羣奏屯田員外劉禹錫挾邪亂政、不宜在朝、又嘗謁叔文揖之曰、事固不可知、叔文曰、何謂也、羣曰、去歲李實怙恩挾貴、氣蓋一時、公當此時、逡巡路旁、乃江南一吏爾、今公一旦復據其地、安知路傍不復有如君者乎、韋執誼以羣素有剛直名、止之、○此疑有脫誤、舊唐書云其黨欲敗羣官、韋執誼止之、

裴垍作相、器局峻整、人不敢干以私、嘗有故人子自遠詣之、垍資給優厚、從容款狎、其人乘間求京兆判司、垍曰、公才不稱此官、不敢以故人之私傷朝廷至公、他日有盲宰相憐公者、不妨得也、垍則必不可、

僧鑒虛自貞元以來、以財交權倖、受方鎭賂遺、厚自奉養。吏不敢詰。憲宗時、于頔以賂求出鎭。事發連鑒虛。權倖爭爲之言。上欲釋之。中丞辟存誠不可。上遣中使詣臺宣旨曰、朕欲面詰此僧、非釋之也。存誠對曰、陛下必欲面釋此僧、請先殺臣、然後取之。不然、臣期不奉詔。上嘉而從之。杖殺鑒虛、沒其所有之財。

憲宗時、柳公綽爲京兆尹。公綽初赴府、有神策小將躍馬橫街前導。公綽駐馬杖殺之。明日入對延英、上色甚怒、詰其專殺之狀。對曰、陛下不以臣無似、使待罪京兆。京兆爲輦轂師表。今視事之初、而小將敢爾唐突、此乃輕陛下詔令。非特慢臣、臣知杖無禮之人、不知其爲神策將軍也。上曰、何不奏。對曰、臣職當杖之、不當奏。上曰、誰當奏者。對曰、本軍當奏。若死於街衢、金吾街使當奏。在坊內、左右巡當奏。上無以罪之。謂左右曰、汝曹須作意、此人朕亦畏之。

裘均子持萬縑詣韋貫之、求作先銘。貫之曰、吾寧餓死、豈肯爲此哉。

吐突承璀欲立聖德碑。請敕學士撰文。且言臣已具萬緡欲酬之。憲宗以命李絳。絳立陳立碑爲非。詔毀碑樓。

韓公武以財結中外。戶部牛侍郎錢千萬不納。穆宗大喜。以爲相。乃僧孺也。

憲宗時、吐突承璀方貴寵用事。爲淮南監軍。李鄘爲節度使。性剛嚴。與承璀元相敬憚、未嘗相失。承璀歸、引鄘爲相。鄘恥由宦官進、乃將佐出祖。樂作、鄘泣下曰、吾老安外鎭、宰相非吾任也。既至京師、辭疾、不入見。不視事。百官到門者皆不見。固辭相位。憲宗以爲戶部尙書。

武宗聞揚州倡女善爲酒令、敕淮南監軍、選十七人獻之。監軍將請節度使杜悰同選、且欲更擇良家美女教而獻之。悰曰、監軍自受敕、悰不敢預聞。監軍再三請之、不從。監軍怒、具表其狀。上覽表嘿然。左右請敕節度使同選。上曰、敕落方選倡女入宮、豈聖天子所爲。杜悰不狥監軍意、待大臣體、眞宰相。朕甚愧之。遽敕監軍不復選。擢悰爲平章事。悰入謝。上勞之曰、卿不從監軍之言、朕知卿有致君之心。今相卿、如得魏徵矣。悰佑之子岐陽公主之夫。

憲宗爲陳宏志所弑、宣宗疑郭太后預其謀。又宣宗之母鄭太后、本郭太后侍兒、有宿怨。故宣宗即位、待郭太后殊薄。太后意快快。一日登勤政樓、欲自隕。宣宗聞之大怒。是夕太后崩。外人頗有異論。宣宗以鄭太后故、不欲以郭后祔憲宗。有司請葬景陵外園。禮院檢討官王皡奏、宜合葬景陵。神主配憲宗室。奏入、宣宗大怒。宰相白敏中召皡詰之。皡曰、太皇太后、汾陽王之孫、憲宗在東宮爲正妃。逮事順宗爲婦。憲宗厭代之夕、事出曖昧。太皇太后母天下、歷五朝、豈得以曖昧之事、遽廢正嫡之禮乎。敏中怒甚。皡詞氣愈厲。諸相會食、周墀立於敏中之門以候之。敏中使謝曰、方爲一書生所苦。公但先行。墀入至敏中廳、見皡爭辯方急。墀舉手加額、歎皡孤直。明日、皡貶句容令。懿宗時、皡還爲禮官、申抗前論。卒以郭后祔廟。

昭宗在鳳翔、韋貽範爲相。多受人賂、許以官。既丁母憂、日爲債家所譟。故急於起復。日遣人詣兩中尉樞密及李茂貞求之。命翰林學士韓渥草貽範起復制。渥曰、吾腕可斷、此制不可草。卽上疏論貽範憂未數月、遽令起復、實駭物聽、傷國體。學士院二中使怒曰、學士勿以死爲戲。渥以疏授之、解衣而寢。二使不得

已、奏之、上卽命罷草、仍賜敕褒美之。

後唐李愚行高學贍、有史魚遽瑗之風。侃然正色、不畏強禦。衡王入朝、重臣李振輩皆致拜、惟愚長揖。梁末帝責之曰、衡王朕之兄。朕猶致拜、崇政使李振等皆拜、爾何傲耶。對曰、陛下以家人禮兄、振等私臣。臣居朝列、與王無素、安敢諂事。其剛毅如此。

蜀主以李昊領武信節度使、右補闕李起上言、故事、宰相無領方鎭者。蜀主曰、昊家多冗費、厚祿優之爾。起性悻直、李昊嘗語之曰、以子之才、苟能謹默、當爲翰林學士。起曰、俟無舌乃不言爾。

石晉命兵部尚書王權使契丹、權以前世累爲將相、未嘗有稱臣於戎虜者、謂人曰、我雖不才、今耋矣、豈能稽顙於穹廬之長乎。違詔得罪、亦所甘心。坐此停任。王、起曾孫也。

雅量　○原脫標題今補

宋徐羡之起自布衣、又無學術、直以局度、一旦居廊廟、朝野推服、咸謂之有宰臣之望。沉密寡言、不以憂喜見色。頗工奕棊、觀戲常若未解。當世倍以此推之。傅亮蔡廓常言、徐公曉萬事、安異同、常與傅亮謝晦宴聚。亮晦才學辨博、羡之風度詳整。時然後言。鄭鮮之歎曰、觀徐傅言論、不復以學問爲長。

梁武帝開講於同泰寺、會者數萬人。南越所獻馴象忽狂逸、衆皆駭散。唯臧盾裴之禮巍然不動。帝甚嘉焉。

宋明帝賜王景文死。敕至之夜、景文在江州、方與客棋。看敕訖、置局下、神色恬然。爭劫竟、斂子納奩畢、徐謂客曰。奉敕見賜以死。方以敕示客。乃墨啓答敕、舉鴆謂客曰。此酒不可相勸、自仰而飲之。卒。

齊蕭鋒左右誤排楠瘤屏風倒壓其背。顏色不異。言談無輟。

隋牛宏弟弼好酒而酗。常醉。射殺宏駕車牛。宏還宅。其妻迎謂曰。叔射殺牛。宏聞、無所怪問、直答曰作脯。其妻又曰。叔忽射牛、大是異事。宏曰。已知。顏色自若。讀書不輟。其和如此。

李元道嘗事李密。爲記室。密敗、官屬爲王世充所虜。餘人懼死、皆達旦不寢。獨元道起居自若。曰。死生有命、非憂可免。衆服其識量。

唐劉仁軌戴至德高宗時同爲僕射。更日受牒訴。仁軌常以美言悅人、至德必據理詰難。由是譽皆歸仁軌。有嫗陳牒誤詣至德。覽之未終、嫗曰。本謂是解事僕射、乃是不解事僕射。歸我牒。至德笑而授之。時人稱其長者。

李昭德與師德同秉政。俱入朝。師德體肥行緩、昭德屢待之不至。怒罵曰。田舍夫。師德徐笑曰。師德不爲田舍夫、誰當爲之。其弟除代州刺史、將行。師德曰。吾備位宰相、汝復爲州牧、寵榮過盛、人所疾也。將何以自免。弟長跪曰。自今雖有人唾其面、某拭之而已。庶不爲兄憂。師德愀然曰。此所以爲吾憂也。唾汝面、怒汝也。汝拭之、乃逆其意。所以重其怒。夫唾不拭而自乾、當笑而受之。後討吐蕃兵敗、師德坐貶原州員外司馬。因署移牒、驚曰。官爵盡無耶。既而曰。亦善亦善。不復介意。

唐許國師嘗有官吏犯贓事、國師不令推究、但賜清白詩以激之。犯者愧懼、遂改節爲廉。

河間王孝恭討輔公祏、李勣等並受孝恭節度。將發、與諸將宴集、命取水、忽變爲血。在坐皆失色。孝恭舉止自若。徐諭之曰、公祏惡積禍盈、今承命致討、盌中之血、授首之徵也。遂盡飲而罷。人服其識度、能安衆竟擒公祏。

裴行儉平敵、大獲瓌寶。蕃酋將士頗觀之。行儉設宴出之、有馬腦盤廣二尺餘、文彩殊絕。軍吏王休烈捧盤歷階、足跌、碎之。休烈皇恐、叩頭流血。行儉笑曰、非爾故也。更不形顏色。有醫人合藥、失犀麝而逃。令史試賜馬、馬倒、毀鞍而竄。行儉曰、皆失誤爾、遣人招致、待之如故。

魏元忠陷周興獄、詣市將刑。則天以元忠嘗有功、特免死、配流貴州。承敕者將至市、先令傳呼、監刑者遽釋元忠令起。元忠曰、未知敕虛實、豈可造次。徐待宣敕、然後起謝。觀者咸歎其臨刑而神色不撓。

狄仁傑未入相時、婁師德薦之。及仁傑爲相、不知師德已數排毀之。令充外使。則天出薦表示之。仁傑大慙。謂人曰、吾爲婁公所含如此、方知不逮婁公遠矣。

郭元振就突厥首領烏質牙帳計議軍事。時大雪、元振立於帳前、未嘗移足。烏質年老不勝苦寒、會罷而死。其子娑葛以元振故殺其父、謀勒兵攻之。或勸元振夜遁。元振曰、吾以誠信待人、何所疑懼。且深在寇庭、遁將安適。乃安臥帳中。明日、親入軍帳哭之甚哀。娑葛感其義、復與通好。

賈耽在滑州、與淄青李納相鄰。納時雖外奉朝旨、而常蓄併吞之謀。淄青歸卒數千人、路由滑州。大將請

館之城外。軋曰。與我鄰道、柰何野處其兵、遂館之城內。淄青將士皆心服之。軋善射好獵、每出畋、不過百騎。往往獵於李納之境。納聞之大喜。心畏其度量、不敢異圖。

汴州節度使李萬榮病甚。鄧惟恭自領州事。朝廷以董晉爲汴帥。晉將儀從十餘人赴鎮。至鄭州、宣武迎候。將吏無至者。官吏皆懼。勸晉遲留以候事勢。晉云。準敕赴官、何可妄爲逗留。人皆憂其不測。晉獨恬然。未至汴州十數里。惟恭方來。晉俾其不下馬。既入、仍委惟恭以軍政。衆服晉達於事體、機變莫測其淺深也。

陸贄出李吉甫爲明州刺史。久之遇赦、起爲忠州刺史。時贄以謫在忠州、議事謂吉甫必逞憾於贄、重搆其罪。及吉甫至部、與贄甚歡、不以宿嫌介意。

張建封死。杜兼誣奏李藩搖動軍中。德宗大怒。密詔杜佑殺之。佑素重藩、懷詔旬日不忍發。因引藩論釋。氏曰。因果之說。信有之否。藩曰。信然。曰。審如此、君宜遇事無恐。因出詔。藩覽之、無動色。曰。某與兼信爲報也。佑曰。愼勿出口。吾已密論。持百口保君矣。德宗怒不解、追藩赴闕。及召見、望其儀形。曰。此豈作惡事人耶。除校書郎。

歸登自右拾遺轉右補闕、三任十五年。同列常出其下者、多以馳驟至顯官。而登與右拾遺蔣武退然自守、不以淹退介意。嘗使僮飼馬。馬踶僮、僮怒、擊折馬足。登知而不責。晚年、頗好服食。有饋金石之藥者。且云先嘗之矣。登服之不疑。藥發、毒幾死。方云未之嘗。它人爲之怒、登無慍色。常慕陸象先之爲人。議者以

爲登過之。

錢徽爲禮部侍郎。段文昌李紳皆以私書保薦人求名第。徽俱黜之。文昌紳大怒。文昌鎭蜀。辭日、面奏徽所放進士不公。徽坐貶爲江州刺史。或令徽以私書進呈。徽曰。苟無愧心。得喪一致。修身謹行。安可以私書相證耶。令子弟焚之。人士稱徽長者。

裴度在中書。左右忽白失印。聞者失色。度飮酒自如。頃之、左右白曰。復於故處得印。度不應。或問其故。度曰。此必吏人盜之以印書卷爾。急之、則投之水火。緩之、則復還故處。人服其識量。

裴度之平淮西。領洄曲降卒萬人入蔡。又以蔡卒爲牙兵。或以爲反側之子。其心未安、不可自去其備。度笑而答曰。吾受命爲彰義軍節度使。元惡就擒。蔡人卽吾人也。蔡之父老、無不感泣。申光之民、卽時平定。

孔述睿爲史館修撰。性謙和退靜。與物無競。每親朋集會。恂恂似不能言者。人皆敬之。時令狐綯亦充修撰。與述睿同職。多以細碎之事侵述睿。述睿皆讓之、竟不爭。時人稱爲長者。

陽城召爲諫議大夫。見諸諫官、紛紜言事。細碎無不聞達。天子厭苦之。而城方與二弟痛飮、人莫窺其涯。除有謁城者。城引之與坐。輒強以酒。客醉。城輒自飮。客不得已、乃與城酬酢。或客先醉。仆於席上。或城先醉。臥客懷中。竟不能聽客語。城約其二弟云。吾所得月俸。汝可度吾家有幾口。月食米當幾何。貿薪菜鹽凡用幾錢。先具之。餘悉以送酒家。無留也。

楊行密馳射武伎皆非所長。而寬簡有智略。善撫士卒、與同甘苦。推心待物。無猜忌。嘗早出、從者斷馬鞦、

取其金行密知而不問。它日復早出如故。人服其度量。

裴度不信術數。不好服食。每語人曰。雞猪魚蒜。逢著則喫。生老病死。時至則行。

處士丁重能閱人。覩于琮謂路巖曰。某比不熟識于侍郎。今日見之。風儀秀整。禮貌謙抑。如百斛重器。所貯尚寡。其半安使不益於祿位哉。苟踰月不居廊廟。則某無復更至門下矣。其後浹旬。于果登台鉉。

魏銀槍軍最爲凶悍。唐莊宗爲晉王時。張彥作亂。引五百人謁王。王斬張彥及其黨七人。餘衆股慄。王召諭之曰。罪止八人。餘無所問。自今當竭力爲吾爪牙。衆皆拜伏呼萬歲。明日王緩帶輕裘而進。令張彥之卒。擐甲執兵。翼馬而從。仍以爲帳前銀槍軍。衆心由是大服。

石晉安彥威。少帝母安氏近屬也。帝以渭陽待之。而彥威未嘗掛於齒牙。及卒。太妃親至彥威汴京舊第。預其喪事。人方知爲太妃之親。聞者服其謹重。

後唐明宗時。史圭爲右丞相。判銓事。馮道在中書。以堂判衡銓司所注官。圭怒。力爭之。道亦微有不足之色。圭後罷之。晉高祖登極。徵爲刑部侍郎判監鹽鐵副使。皆道之奏請也。圭方愧度量不及道遠矣。

石晉時。馮道出鎮同州。胡饒時爲副使。道以重臣希於接狎。饒忿之。每乘酒於牙門詬道。道必延入待以酒肴。致敬而退。道謂左右曰。此人爲不善。自當有報。吾何怒焉。後作亂。被殺。馮道趙上交王度迎劉賛爲漢嗣主。既而周太祖已副推戴。左右知其事變。欲殺道等。上交度皇怖不知所爲。唯道偃仰自適。略無懼色。蕲亦獲免焉。道微時。嘗賦詩云。終聞海岳歸明主。未省乾坤陷吉人。至是其言驗矣。

五代周鄭仁誨初事唐驍將陳紹光。紹光恃勇使酒。嘗乘醉抽劒將剸刃於仁誨、左右無不奔避。唯仁誨端立以俟、略無懼色。紹光擲劒於地曰。汝有此器度、必當享人間富貴。後至樞極。

錢鏐與羅隱唱和。隱好譏諷言。鏐微時騎牛操梃之事。錢怡然不怒。其通恕如此。然又有人獻詩於鏐者云。一條江水檻前流。鏐以爲譏己。殺之。

唐明宗詔張從賓發河南兵數千擊范延光。遂與延光同反、引兵入洛陽。又扼汜水關。將逼汴州、時羽檄縱橫。從官在大梁者、無不洶懼。獨桑維翰從容指畫軍事、神色自若。接對賓客、不改常度。衆心差安。維翰嘗一制指揮、節度使十五人無敢違者。時人服其膽略。

石晉以劉知遠爲河東節度使。知遠微時、爲晉陽李氏贅壻。常牧馬犯僧田。僧執而笞之。知遠至晉陽、首召其僧命之坐、慰諭贈勞、衆心大悅。

石晉高祖時、張彥澤殘虐不法。刑部郎中李濤伏閤極論彥澤之罪、語甚切至。彥澤削一階、降爵一級。及契丹入京師、彥澤恣行殺戮、士民不寒而栗。濤時爲中書舍人。謂曰。吾與其逃於溝瀆而不免、不若往見之。乃投刺謁彥澤。彥澤曰。上疏請殺太尉人李濤、謹來請死。彥澤欣然接之。謂濤曰。舍人今日懼乎。對曰。濤今日之懼、亦猶足下昔年之懼也。鄉使高祖用濤之言、事安至此。彥澤大笑。命酒飲之。濤引滿而去。旁若無人。

江南李氏齊王景遂爲皇太子弟、嘗與官僚宴集。贊善大夫張易有所規諫。景遂方與客傳玩玉杯、弗之

顧易怒曰、殿下重寶而輕士、取杯抵地、碎之、衆皆失色、景遂斂容謝之。

箴規

齊王儉少時、叔父僧虔曰、我不患此兒無名、政恐名太盛。

王忱嗜酒、醉輒累旬、范泰規之、以爲酒既傷生、所宜深戒、其言甚切、忱嗟嘆久之曰、見規者衆、未有若此者也。

隋煬帝時、五月五日、百僚上饋、多以珍玩、蘇威獻尚書一部、微以諷帝、帝嬾不平。

隋文帝時、蘇威兒宮中以銀爲幔鉤、因盛陳節儉之美以諭上、上爲之改容、彫飾舊物、悉命除毀。

唐劉子翼性不容非、門僚有短長面折之、友人李百藥常稱曰、劉四雖復罵人、人都不恨。

元宗欲討吐蕃、張說密奏乞與通和以息邊境、元宗不從、及瓜州失守、王君㚟死、說因獲嶲州鬬羊表獻之、以申諷諭曰、使羊能言、必將曰若鬬而不解、立有死者、所賴至仁無殘、量力取勸焉、元宗深悟其意。

韓滉專政、每奏事、或日旰、它相充位而已、柳渾雖滉所引、心實惡之、正色讓滉曰、先相公以狷察爲政、不滿歲罷相、今相公杖吏省中至死、省中非刑人之地、奈何蹈前非而又甚焉、滉感悟愧悔、爲霽威焉。

德宗令王叔文直東宮、太子欲言宮市之斂、人皆贊美、叔文獨無言、罷坐、太子謂叔文曰、君獨無言何也、叔文曰、太子視膳問安外、不合輒預它事、陛下在位歲久、如小人離間、謂殿下收取人心、則安能自解、太子謝之曰、苟無先生、安得聞此言。

陸贄以受人主殊遇、不敢愛身.事有不可、極言無隱.朋友規之、以爲太峻.

湖南觀察辛京杲嘗以忿怒殺人、論合死.德宗從之.李忠臣奏曰.京杲合死久矣.上問之.對曰.渠伯叔某於某處戰死、兄弟某於某處戰死.渠嘗從行.特不死.是以知渠合死久矣.上亦閔然.改授王傅而已.

蔣文本名武、因憲宗召對.奏曰.陛下已誅羣寇.偃武修文.臣名於義未允.請改名文.上忻然從之.時帝方用兵兩河.文亦因此諷諭耳.

穆宗問禳災祚福.其可必乎.韋綬對曰.齊景一言而星退三舍.此禳災以德也.漢文除祕祝、言福不可求致也.如失德以祈災消、媚神以求福至、神苟有知、當以致譴、非祈禳之道也.時人主失德.綬因以諷之.

高宗出獵、在塗遇雨、問油衣若爲.得不漏谷那律曰.能以瓦爲之.必不漏矣.意欲上不畋獵.高宗悅.賜物二百段.

齊高帝幸華林園宴集、使羣臣効技藝.褚彥回彈琵琶、王僧虔柳世隆彈琴、沈文季歌子夜來、張敬兒舞.王儉曰.臣無所解.惟知誦書.因跪上前誦相如封禪書.上笑曰.此盛德之事.吾何以堪之.

中宗數引近臣及修文學士、與之宴集.令各効伎藝以爲笑樂.張錫爲談容娘舞.宗卿舞渾脫.張洽舞黃麞.杜元炎誦婆羅門呪.李行言唱駕車西河.盧藏用効道士上章.郭山惲獨奏曰.臣無所解.請誦古詩兩篇.帝從之.於是誦鹿鳴蟋蟀之詩.末畢.中書令李嶠以其詞有好樂無荒之語、恐忤旨.遂止之.翌日帝降詔褒美曰.志在正時.潛申規諷.嘗嘗之誠.彌切、諤諤之操.逾明.賜時服一副.

穆宗見夏州觀察使判官柳公權書迹、愛之、以右拾遺翰林侍書學士、上問公權、卿書何能如是之善、對曰、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上默然改容、知其以筆諫也、

後唐豆盧革、爲中山王處直辟客、因牡丹會、賦詩諷處直、以桑柘爲意、言甚古雅、

蜀主王衍奢縱、嘉州司馬劉贊獻後主三閑圖、幷作歌以諷、

唐明宗與馮道語及年穀屢登、四方無事、道曰、臣嘗記昔在先皇幕府、奉使中山、歷井陘之險、臣憂馬蹶、執轡甚謹、幸而無失、逮至平路、放轡自逸、俄至顛隕、凡爲天下、亦猶是也、上深以爲然、上又問今歲雖豐、百姓贍足否、道曰、農家歲凶則流於餓殍、歲豐則傷於穀賤、豐凶皆病、惟農家爲然、嘗記進士聶夷中詩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下瘡、剜卻心頭肉、我願君王心、化爲光明燭、不照綺羅筵、唯照逃亡屋、語雖鄙俚、曲盡田家之情狀、農於四民之中、最爲勤苦、人主不可不知也、命左右錄之、常諷誦之、

石晉和凝爲端明殿學士、大署其門、不通賓客、前耀州團練推官襄邑張詡致書於凝、以爲切近之職、爲天子耳目、宜周知四方利病、奈何拒絕賓客、身爲便、如負國何、凝奇之、

續世說卷第四

品藻
識鑒
夙慧
捷悟

品藻

齊何點常稱陸慧曉如照鏡、遇形觸物、無不朗然。王思遠常如懷冰、暑月亦有霜氣。當時以爲實錄。

劉孝標云。劉訏超然越俗、如天半朱霞。劉歊矯矯出塵、如雲中白鶴。皆儉歲之粱稷、寒年之纖纊。

陳武帝嘗與諸將宴、杜僧明周文育侯安都各稱功伐。帝曰。卿等皆良將也。然並有所短。杜公志大而識暗、狎於下而驕於尊、矜其功不收其拙。周侯交不擇人、而推心過差。居危履險、不設猜防。侯郎傲誕而無厭、輕佻而肆志。並非全身之道。卒皆如言。

梁邱遲詞采麗逸。鍾嶸著詩評云。范雲婉轉清便、如流風回雪。遲點綴映媚、似落花依草。雖取賤文通、而秀於微子。其見稱如此。

北齊李緯、梁使聘問緯諸崔平安。緯曰。子玉以還、彫龍絕矣。崔遲聞之怒。緯詣門謝之、遲上馬不顧。

東魏劉晝制六合賦一首、言甚古拙、自謂絕倫、以呈魏收而不拜、收忿之曰、賦名六合、已是大愚、文又愚於六合、君四體又甚於文、晝不忿、以示邢子才、子才曰、君此賦正似狡駱駝伏而無媚。

唐太宗嘗面談羣臣得失、目長孫無忌曰、善避嫌疑、應對敏速、求之古人、亦當無比、而總兵攻戰、非所長也、高士廉涉獵古今、心術聰悟、臨難既不改節、爲官亦無朋黨、所少者骨鯁規諫爾、唐儉言詞俊利、善和解人、酒杯流行、發言可喜、事朕二十載、遂無一言論國家得失、楊師道性行純善、自無愆過、而稟性怯懦、未甚更事、緩急不可得力、岑文本性本敦厚、文章論議、其所長也、謀常經遠、自當不負於物、劉洎性最堅正、言多有益、而不輕然諾於朋友、能自補闕、亦何以尚、馬周見事敏速、性甚貞正、至於論量人物、直道而行、朕比任使多所稱意、褚遂良學問優長、性亦堅正、既寫忠誠、甚親附於朕、譬如飛鳥依人、自加憐愛、太宗與羣臣謂王珪曰、卿識鑒清通、尤善談論、自房元齡等、咸宜品藻、又可自量、孰與諸子賢、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爲、臣不如元齡、才兼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溫彥博、濟繁理劇、衆務必舉、臣不如戴胄、以諫諍爲心、恥君不及堯舜、臣不如魏徵、至如激濁揚清、疾惡好善、臣於諸子、亦有一日之長、太宗深然其言。

穆質兄弟、俱有令譽、而和粹世以珍味目之、贊少俗而有格、爲酪、質美而多入、爲酥、員爲醍醐、賞爲乳腐。

近代士大夫言家法者、以穆氏爲高。

徐堅問張說文人優劣、說曰、李嶠崔融薛稷宋之問之文、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富嘉謨之文、如孤峯絕

岸壁立萬仞、濃雲鬱興、震雷俱發、誠可畏也。若施於廊廟、駭矣。閣朝隱之文、如麗服靚妝、燕歌趙舞、觀者忘疲。若類之風雅、則罪人矣。問後進優劣。曰、韓休之文、如太羹元酒、雖有典則、而薄於滋味。許景先之文、如豐肌膩理、雖穠華可愛、而微少風骨。張九齡之文、如輕縑素練、實濟時用、而微窘邊幅。王翰之文、如瓊杯玉斝、雖爛然可珍、而有玷缺、堅以爲然。

後唐欲用相、安重誨欲用崔協、任圜欲用李琪。圜曰、朝廷有李琪者、學際天人、奕葉軒冕。論才校藝、可敵時輩百人。必舍琪而相協、如棄蘇合之丸、取蜣蜣之轉也。

後唐張文禮素不知書、亦無方略。惟於懦兵之中、萋菲上將。言甲不知進退、乙不識軍機、以此軍人推爲良將。

識鑒

齊徐勉王融、一代才俊、特相悅慕、嘗請交焉。勉謂所親曰、王郎名高望促、難可輕敵。衣裾後果陷法。以此見推識鑒。

隋吏部侍郎高孝基、鑒賞機悟、清愼絶倫。然俊爽有餘、迹似輕薄。時宰多以此疑之。唯牛宏深識其眞、推心委任。隋之選舉於斯爲最。時論彌服宏識度之遠。

開皇中平陳之後、天下一統。論者咸云、將致太平。房彥謙私謂李少通曰、主上性多忌剋、不納諫諍。太子卑弱、諸王擅威。在朝唯行苛酷之政、未施宏大之體。天下雖安、方憂危亂。少通初謂不然。及仁壽大業之

際、其言皆驗.

李密爲隋左親衞、嘗在仗下、煬帝顧見之、謂宇文述曰.向者左仗下黑色小兒爲誰.對曰.故蒲山公李寬子也.帝曰.箇小兒瞻視異常、勿令宿衞.

唐劉文靜察高祖有四方之志、深自結納.竊觀太宗、謂裴寂曰.非常人也.大度類於漢高、神武同於魏祖.其年雖少、乃天縱矣.

侯君集平高昌、自負其才.潛有異志.江夏王道宗、嘗因侍宴、從容言曰.君集必爲戎首.太宗曰.何以知之.道宗曰.見其恃有微功、深懷矜伐、恥在房元齡李靖之下、常有不平之語.太宗曰.不可臆度猜貳.俄而君集謀反.太宗笑曰.果如公所揣.

楊素稱賞封倫、每引與論宰相之務.因撫其牀曰.封郎必據吾此坐.又善李靖.拊其牀曰.卿終當坐此.

隋時.天下寧晏、論者咸以國祚方永.房元齡密告其父曰.隋帝本無功德、但誑惑黔黎、不爲後嗣長計.混諸嫡庶、使相侵奪.儲后藩枝、競崇淫侈.終當內相誅夷、不足保全國家.今雖清平、其亡可翹足待也.其父彥謙驚而異之.

隋吏部侍郎高孝基、號爲知人.見房元齡時年十八.深相嗟挹.謂裴矩曰.僕閱人多矣.未見如此郎者.必成偉器.但恨不覩其登壑凌霄耳.

杜如晦少聰悟、好談文史.高孝基深器重之.曰.公有應變之才、當爲棟梁之用.願保崇令德.如晦果爲良

相以孝基有知人之鑒、爲樹神道碑以紀其德.

高宗幸東都、時關中饑饉、上慮道路多草竊、命監察御史魏元忠檢校車駕前後.元忠受詔、卽閱視赤縣獄、得盜一人、神采語言、異於衆.命釋桎梏、襲冠帶、乘驛以從.與之共食宿、託以詰盜.其人笑而許諾.比及東都、士馬萬數、不亡一錢.

高季輔爲吏部侍郎.凡所銓敍、時稱允當.太宗賜以金背鏡一面、以表其清鑒.

則天問狄仁傑曰、朕要一好漢任使、有之乎.仁傑曰.作何任使.則天曰.朕欲待以將相.對曰.臣料陛下若作文章資歷、則今宰臣李嶠蘇味道、亦足爲文史矣.豈非文士齪齪、思得奇才用之、以成天下之務乎.則天悅曰.此朕心也.仁傑曰.荆州長史張柬之、其人雖老、眞宰相才也.但久不遇.若用之、必盡節於國家矣.則天乃召拜洛州司馬.它日又求賢.仁傑曰.臣前言張柬之猶未用也.則天曰.已遷之矣.對曰.臣薦之爲相、今爲洛州司馬、非用之也.又遷爲秋官侍郎、竟召爲相.果能興復中宗.蓋仁傑推薦之力也.

姚崇爲靈武軍使、將行、則天令舉外司堪爲宰相者.崇亦對曰.張柬之深厚有謀、能斷大事.且其人年老、惟陛下急用之.則天卽日召見以爲鳳閣鸞臺平章事.

裴師德爲江都尉、揚州長史盧承業奇其才.嘗謂之曰.吾子台輔之器、當以子孫相託.豈可以官屬常禮待也.

安祿山討奚契丹、敗衂.張守珪執祿山送京師、請行朝典.張九齡奏劾曰.穰苴出軍、必誅莊賈.孫武教戰、

亦斬宮嬪。守珪軍令必行、祿山不宜免死。上特舍之。九齡奏祿山狼子野心、面有反相、臣請因事戮之、冀絕後患。上曰、卿勿以王夷甫知石勒故事懈害忠良、遂放歸藩。後祿山反、元宗幸蜀、思九齡之先覺、下詔褒贈。遣使就韶州致祭。

張守珪爲幽州、果毅儀形瓌壯、善騎射、性慷慨有節義。刺史盧齊卿深禮遇之。常共榻而坐。謂曰、足下數年外必節度幽涼、爲國良將。方以子孫相託、豈得以寮屬常禮待耶。

于邵一見樊澤曰、將相之材也。不十五年、澤爲節將。崔元翰年近五十、始舉進士。邵異其文、擢登甲科。且曰、不十五年、當掌誥令。竟如其言。

蕭昕與張鎬友善。表薦之曰、如鎬者、用之則爲王者師、不用則幽谷一叟耳。元宗擢鎬爲拾遺。不數年、出將入相。及安祿山反。昕舉贊善大夫來瑱、堪任將帥。思明之亂、瑱功居多。

李吉甫拜相、詔下之夕、感激出涕。請裴垍曰、吉甫自尚書郎流落遠地十餘年、方歸、便入禁署。今才滿歲、後進人物、罕所接識。宰相之職、宜選擢賢俊。卿多精鑒、今之才傑、爲我言之。垍取筆疏三十餘人。數月之內、選用俱盡。人翕然稱之。

柳公綽伯父子華有知人之明。公綽生三日。子華視之、謂其弟子溫曰、保惜此兒。福氣、吾兄弟不能及。興吾門者、此人也。因以起之爲字。

裴度自蔡州行營宣諭還。憲宗問諸將之才。度曰、臣觀李光顏見義能勇、終有所成。不數日、光顏奏大破

賊軍於洄曲。帝尤歎度之知人。

韓滉有知人之鑒。見楊於陵甚悅。滉有愛女、方擇佳婿。謂其妻柳氏曰。吾閱人多矣、無如楊生、貴而有壽。生子必爲宰相。於陵自句容尉秩滿揚州而生嗣復。滉見之、撫其首曰。名位果踰於父、楊門之慶也。因字曰慶門。於陵更踐中外、以右僕射致仕。終年七十八。嗣復作相。

王楊盧駱謂之四傑。裴行儉曰。士之致遠、先器識而後文藝。勃等雖有文才、而浮躁淺露、豈享爵祿之器耶。楊子沉靜、應至令長。餘得令終爲幸。其後勃溺南海、照鄰投潁水、賓王被誅、炯終盈川令、皆如行儉之言。

孫逖爲考功員外郎。選貢士二年、多得俊才。初年則杜鴻漸至宰相、顏眞卿爲尚書。後年拔李華蕭穎士趙驊登上第。謂人曰。此三人、便堪掌綸誥。

李華爲進士、著含元殿賦萬餘言。蕭穎士見而賞之曰。景福之上、靈光之下。華疑其誣詞、乃爲祭古戰場文、燻汙之如故物。置於佛書之閣。華與穎士因閱佛書得之。華謂穎士曰。此文如何。穎士曰。可矣。當代秉筆者誰及於此。穎士曰。君稍精思、便可及此。華愕然。

路巖初佐崔鉉於淮南爲支使。鉉知其必貴。曰。路十終須被作一官。既而入爲監察御史、不出長安城。十年至宰相。其自監察入翰林也。鉉猶在淮南。聞之曰。路十今已入翰林、如何得老巖竟以流竄賜死。

高崇文平蜀。事無巨細、一遵韋南康故事。韋皐參佐請罪。崇文皆釋而禮之。草表薦房式等。目段文昌曰。

君必爲將相、未敢奉薦。

後唐莊宗平蜀、高季興方食、聞之失箸。梁震曰、不足憂也。唐主得蜀益驕、亡無日矣。安知不爲吾禍。及莊宗遇弒、季興益重震焉。

後唐閔帝自終易月之制、卽召學士讀貞觀政要、太宗實錄。有致治之意。然不知其要、寬柔少斷。李愍私謂同列曰、吾君延訪少及吾輩、位高責重、事亦堪憂。衆惕息不敢應。果有潞王之事。

江南李璟爲人謙謹。初卽位、不名大臣、數延公卿論政體。李建勳謂人曰、主上寬仁大度、優於先帝。但性習未定、苟旁無正人、恐不能守先帝之業耳。

江南李氏取湖南、百官皆賀。起居郎高遠曰、我乘楚亂、取之甚易。觀諸將之才、但恐守之甚難爾。以邊鎬守之、後果失之。

夙慧

齊王泰年數歲、祖母集諸孫姪散棗栗於牀。羣兒競之、泰獨不取。問其故、曰、不取、自當得賜。人皆異之。

袁君正年數歲、父疾、晝夜不眠、專侍左右。家人勸令暫臥。答曰、患既未瘥、眠亦不安。

齊蕭緯五歲、高帝使學鳳尾諾。一學卽工。高帝大悅、以玉麒麟賜之、曰、麒麟賞鳳尾諾矣。

陳陸從典八歲、讀沈約集、見回文硯銘、援筆擬之、便有佳致。

宋王僧孺年五歲、便機警。有餽其父冬李者、先以一與之。僧孺不受、曰、大人未見、不容先嘗。

梁虞荔年九歲、候太常陸倕、問五經十事、荔對無遺失、倕甚異之、弟寄亦聰敏、年數歲、有遺其父遇寄於門、嘲郎子姓虞、必當無智、寄應聲曰、文字不辨、豈得非愚、客大慙、入謂其父、此子非常人、文舉之流也、

宋陶季直年四歲、祖愍祖、嘗以銀四函列置於前、令諸孫各取其一、季直獨不取、曰、若有賜、當先父伯、不應度及諸孫、故不取、愍祖奇之、

梁謝貞八歲、爲春日閑居詩、從舅王筠奇之、謂所親曰、至如風定花猶落、乃追步惠連矣、

梁何妥八歲、游太學、顧良戲之曰、汝姓是荷葉之荷、爲河水之河、妥應聲曰、先生姓眷顧之顧、爲新故之故、衆咸異之、時蕭容亦有雋才、住青楊巷、妥住白楊巷、時人語曰、世有兩雋、白楊何妥、青楊蕭容、

隋煬帝子昭三歲時、於元武門弄石獅子、高祖與文獻后至其所、高祖適患腰痛、舉手憑后、昭因避去、如此者再三、高祖歎曰、天生長者、誰復教子、

陳叔達、陳宣帝第十六子也、封義陽王、年十餘歲、嘗侍宴、賦詩十韻、援筆便就、僕射徐陵甚奇之、

唐鄭善果、其父誡周大將軍、死於王事、善果年九歲、襲爵、家人以其嬰孺、弗之告也、及受册、悲慟擗踊、不能自勝、觀者爲流涕、

李百藥年九歲、有讀徐陵文者云、既取成周之禾、復刈瑯琊之稻、並不知其事、百藥曰、傳稱鄫人薾稻、杜預注云、鄫國在瑯琊、座間聞者、大驚異之、

蘇世長年十餘歲、上書於周武帝言事、武帝以其年小、召問讀何書、對云、讀孝經論語、帝問曰、孝經論語

何所言。對曰。孝經云。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論語云。爲政以德。武帝善其對。狄仁傑兒童時。門人有被害者。縣吏就詰之。衆皆接對。唯仁傑堅坐讀書。吏責之。仁傑曰。黃卷之中。聖賢備在。猶不能接對。何暇偶俗吏而見責耶。

蘇晉數歲能屬文。作八卦論。王紹宗見而賞歎曰。此後來王粲也。

楊綰年四歲。嘗因夜宴。親賓各各舉坐中物以四聲呼之。衆皆未言。綰應聲指鐵樹曰。燈盞柄曲。聞者驚異。

高定郢之子也。年七歲時。讀尚書湯誓。問郢曰。奈何以臣伐君。郢曰。應天順人。不爲非道。又問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是順人乎。郢不能對。

白居易生六七月時。乳母抱弄於書屏下。直指之字無字示居易。口未能言。心已默識。（乳母抱弄於書屏下有指之字無字示僕者僕口未能言心已默識後有問此二字者雖百十其雜而指之不差此變括其文似有譌脫。）其宿習之緣。已在文字中矣。（穆書僕始生六七月時。）

孫思邈七歲就學。日誦千餘言。弱冠善談莊老及百家之說。兼好釋典。洛州總管獨孤信見而歎曰。此聖童也。

憲宗皇帝。順宗長子也。六七歲時。德宗抱至膝上。問汝是誰子。在吾懷中。對曰。是第三個天子。德宗異而憐之。

武后時、酷吏橫縱。樂思晦男未十歲、沒入司農。上變、得召見。太后問狀。對曰。臣父已死、臣家已破、但惜陛下法爲來俊臣等所弄。陛下不信臣言、乞擇朝臣之忠清、陛下素所信任者、爲反狀以付俊臣。無不承反矣。太后稍悟。

蘇頲年五歲。裴談過其父、頲方誦庾信枯樹賦、避談字。因易其韻云。昔年移柳、依依漢陰。今看搖落、悽愴江潯。樹猶如此、人何以任。

後唐明宗時、幽州節度使趙德鈞奏、臣孫贊年五歲、默念論語孝經、舉童子於汴州、取解就試。詔曰。都尉之子、太尉之孫。能念儒書、備彰家訓。不勞就試、特與成名。宜賜別敕及第。附今年春榜。

捷悟

宋文帝令到彥之北伐魏、甲兵資實甚盛。及敗還、委棄蕩盡。府藏武庫、爲之一空。一日。上與羣臣宴、有荒外降人在列。上問庫部郎顧琛、庫中仗猶有幾許。琛詭對有十萬。上既問而悔、得琛對甚喜。

梁蕭琛醉伏於御筵。武帝以棗投之。琛取棗擲上。正中面。帝動色。琛曰。陛下投臣以赤心、臣敢不報以戰栗。上大悅。

齊高帝時、魏主至淮而退。帝問何意。忽來忽去。未有對者。張融從下坐抗聲曰。以無道而來、見有道而去。公卿咸以爲捷。

齊劉繪爲南康相、郡人有姓賴、居穢里。刺謁繪。繪嘲之曰。君何穢而居穢里。此人應聲答曰。未審孔子何

闕而居闕里.

梁時有沙門訟田武帝大署曰貞有司未辨徧問莫知劉顯曰貞文字爲與上人帝忌其能出之.

宋巢尚之甚聰敏時百姓欲爲孝武寺疑其名尚之應聲曰宜名天保詩云天保下報上也時服其機速.

隋劉炫眸子精明視日不眩強記嘿識莫與爲儔左畫圓右畫方口誦目數耳聽五事同舉無所遺失.

隋崔頤從駕往泰山煬帝問何處有羊腸坂頤曰臣按漢書地理志上黨壺關縣有羊腸坂帝曰不是頤曰按皇甫士安撰地書云太原北九十里有羊腸坂帝曰是也因謂牛宏曰崔祖濬所謂問一知二.

隋袁充年十歲冬初尚衣葛衫客戲充曰絺兮綌兮淒其以風充應聲答曰爲絺爲綌服之無斁.

唐李泌七歲召至禁中元宗與張說方觀棊說使賦方圓動靜泌曰願聞其略說因曰方若棊局圓若棊子動若棊生靜若棊死泌卽答曰方若行義圓若運智動若騁材靜若得意說賀帝得奇童子.

李忠臣嘗因奏對德宗謂之曰卿耳甚大眞貴人也忠臣對曰臣聞驢耳大龍耳小臣耳雖大乃驢耳也.

上說其言.

孫逖年十五謁雍州長史崔日用日用小之令爲土火爐賦逖握翰卽成詞理典贍日用覽之駭然遂爲忘年之友.

蕭穎士聰警絕倫嘗與李華陸據同游洛南龍門三人共讀路側古碑穎士一閱卽能誦華再閱據三閱方能記之議者以三人才格高下亦如此.

朱梁張策年十二、父同、嘗浚甘泉井、得鼎、耳有篆曰、魏黃初元年春二月、匠吉于、製作奇巧、同甚寶之、策時在旁、徐言曰、建安二十五年、曹公改年爲延康、其年十月、文帝受漢禪、始號黃初、元年無二月明矣、鼎文何繆歟、同大驚、亟取魏志展讀之、果驗、宗族奇之、

梁太祖過內黃、問曰、此何故名內黃、李挺曰、河南有外黃小黃、故此有內黃、又曰、在何處、對曰、秦有外黃都尉理外黃、其故墉今在雍邱、小黃爲高齊所廢、其故墉今在陳留、太祖稱奬數四、

湖南馬希範、唐同光中入貢、莊宗問洞庭廣狹、希範對曰、洞庭至狹、若車駕南巡、止可飲馬而已、莊宗拊背嘉之、